

警世小說

光緒丙午九月撰

傷心人語

振瓊書社印行



警世小說

傷心人語

光緒丙午九月撰

振聵書社印行

## 敘言

有一物焉。而可於形色聲勢之中。變人意力。鑄人靈魂者。小說是也。雖然。此道亦豈易言哉。同是裨官小史。善用之則爲瓊漿。不善用之則爲鳩毒。亦在人慎擇之而已矣。自時勢變遷。風潮不靜。人既知小說勢力之潛大。而又可以博社會之歡。於是逐末者流。聞風颺起。說部滿街。竟可汗牛。雖其中披沙揀金。名著亦往往而有。然黃口腐兒。枯腸生皺。輒執筆而與施曹爭席。毋乃太不自諒乎。夫愛國之情。出於天性。黃氏之種族。未必卽異於天驕。特以口垢千疊。我相遂泯。而又無人爲之洗鑷而發瑩。遂致俛如盲豕。鹿鹿至今。故佛門之一棒之喝。亦小說家之不二伎倆也。獨是立說之道。莊論雖不如諧語。而一指曇雲。借題抒寫。既未中其要害。狃猾者。每以此爲夢影空花。授已以解脫之地。故册中有影。反復作壁上優游。亦詞幻使之然也。至一書之出現。總以有影響於人羣而爲價值。若僅利用舊時兒女風月之習慣。吾知白紵詞佳。反於人間多增一層孽障。而况乎雜歐繫而入亞墨。風物懸異。俗尙亦殊。昧於探詢。而肆情妄造。白色名媛。未嘗不可以牽合於亞州神女。然一言之不慎。卽爲世道倫理之隱憂。

不亦大可懼乎。且書足啓慧。慧啓而害與俱來。西人謂偵探書多。亦非國家之福。吾國人性最長於模仿。使一經傳染。其患將不可勝言。凡此皆不爲社會設想之過。利令智昏。羣思逐臭。遂不惜以蠶集。鼠經而爲蠅頭狗苟之計。使始皇不再生。則中原之禍。恐無已時。此吾所以仰望明星。而憎茲嚼火也。吾友夢芸生。五溪之傑也。平生不肯以文字示人。而其抱負則足以震盪羣兒。吞吐黃白。近爲吾人所敦促。以兩週間而演爲此冊。痛掃時俗理論。而以人心爲針砭。說部中之鱗角空青也。抱此玄珠。足以醒我塵夢。使此書有影。响則天時人事。其有轉機乎。嗟乎。孤峯突起。望雲物而興悲。一鳥鳴空。喚羣生以速起。世之讀者。如仍以尋常說部目之。斯則非著者之本意也。是爲序。

丙午秋七月三吳螯公序於海上

目錄

第一章 救國莫先於救心

亡國之預言

第二章 京華冷觀

彼言 京師學界之魔窟 黨派之發達 提學司之名單 京師巡警之腐敗 銀行員之吃醋  
外交界之秘談

第三章 督撫之誤國

丁振鐸之開元 岑春煊之驕橫 欽賜學生之鑽弄 各省督撫之畧評

第四章 新智識與舊道德之衝突

學生之驕戾 官紳之腐敗 教員之鄙陋 衝突一覽表

第五章 南京徵兵與巡勇之交關

金陵寄書 交關之遠因 官吏之嫉嫉 秦淮河之蕭鼓

第六章 瀛海歸來譚

第七章 東京支那學生之現象記

東京竹枝詞 獸吃 鼻涕 皮鞋 支那人之性質  
裝束之怪異 香水與粉飾 東京支那料理 科舉與

學生之關係 吉原妓館之利源 旅川浴堂之怪形 車夫與學生之問答 三層樓游藝員之  
笑話 游藝員與女教習之問答 自修室之墨畫 講堂上支那學生之果實 講堂上之競爭

王陽明生於日本之笑談 留學遠成與退學之弊 留學游歷於日本有十二利 於中國有三害

第八章 革命平議談

---

警世小說傷心人語

目錄



警世小說傷心人語

湘西夢芸生著

南海鍊山氏評

善甫校字



第一章 救國莫先於救心

五年以來。中國上下。恍於時勢之日急。幡然變計。力圖改革。如廢科舉。興學堂。辦巡警。倡徵兵。變法律。獎勵實業。鼓勵游學。諸要政。無不次第舉行。又鑒於東西各國之強。無不基於憲政。遂命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以爲將來立憲之舉。依表面以觀之。則儼然上下一心。臣民共憤。老大帝國之前途。似大有振興。恢復之望。不覺爲之一喜。躍不知一實考其內容。則多一番改革。卽多一番病痛。如將枯之樹。飾以鮮花。半死之人。衣以文繡。形式上未嘗不足以輝耀於一時。然掩人耳目。無補危亡。豈鮮花文繡之不善耶。抑亦生氣精神上之缺乏故也。近者國難之急。如火之燒。膺人心之壞。如水之倒。壑吾恐十年以後。中國已如枯骨朽木。而不可復救。此豈吾杞憂過慮之言哉。謂余不信。請讀是書。凡事必先研究。而後有預備之方。必先經驗。而後知受病之實。吾今與諸君試

名言不刊

舉一極有經驗之人。將其平生所得。和盤托出。以供獻於社會。使熱誠救國者。知所棄取焉。此人姓郁名心。字沁仁。談者忘其里居。少年有經營天下之志。見時局日危。挾資游東西洋。考求救國之術。日夕研究。不遺餘力。如是者十年。及歸。投身社會中。欲實行其所得。以爲國民倡。孰知荆棘遍地。所入輒不合。遂棄其平日之所經營。孤身走萬里。自燕晉秦魏。以及於吳越。演楚閩嶠百粵之間。無不游歷殆遍。所至必調查其政治。詢訪其風俗。納交其人士。所謂郡國利病。俱皆融會於心。而得其綱要。由是學識日進。經驗亦多。喟然歎曰。中國事未嘗不可爲。特爲之者不盡其心。與不得其道耳。丙午之秋。由京師南下。道出滬濱。有友人名達眞者。患難肝胆交也。知其來。趨訪之於寓廬。握手相見。兩情甚洽。達眞曰。吾公足迹遍天下。見聞所及。經驗必多。將何以教我。沁仁曰。足下所問。範圍太廣。如一部十七史。眞不知從何處說起。請舉所欲言以問。當與足下煮茗焚香。作數日談。達眞曰。善。乃促膝而問曰。中國國勢之急。雖甚於累卵。然近日朝廷銳意圖強。振新百度。草野愛國之士。又復次第開辦學堂。再過十數年間。國民有普通的智識。意者中國或有轉机乎。沁仁曰。從軀壳上看中國目前。



似有轉機。從靈魂上看。就是中國絕命的日子到了。我嘗講今日國家之改革。實不在政治。而在道德。道德者。卽國家之靈魂也。但講到道德兩字。界線亦甚寬。君有君之道德。民有民之道德。辦事有辦事之道德。統而言之。道德者。卽問心是也。我嘗講天下事。他人都可以瞞得過。獨有自己的心。却難瞞過。他足下試看今日。所謂朝野辦事諸公。你叫他。自己麼。著心口想想。那一樣是問得心的。凡世界上。無論甚麼事。只要能問得心過的。便能對得住人。便叫作有真精神。有真魄力。否則不怕他。外面怎麼裝作那愛國熱心的樣子。到了那夜闌人靜。自己附心一問。恐怕終是一肚皮男盜女娼呢。你試看看近日的人才。講到功名利祿上。他的心就死了。都會活轉來的。講到艱難困苦上。他只要聽見點話。影兒他的心。登時就會死過去的。唉。達真兄。你想聚這們一黨。喪良寡恥的人。要他辦點好事。體出來。豈不是馬頭上要他生出角來。恐怕是望不到的呢。兄言十數年後。國民有了普通智識。中國就會強起來了。依我看來。到了十數年後。國民有了普通智識的日子。恐怕我們中國已在枯魚之市了。此并非我故作此駭人聽聞之語。你看近日所謂新智識者。那一樣不與我們中國的

救心爲第  
一著數百  
年來始開  
此語

非迂濶  
之論讀者  
宜細推  
釋

舊道德相衝突。我恐再過十數年。新智識之氣。燄日張。舊道德之範圍。愈破。那時就有孔孟出世。恐亦無能爲力了。足下高明。以爲如何。達真曰。足下此語。乃從病根上著想。可謂獨見其大。但依足下講起來。中國的國勢。不是沒有挽救了。麼。沁仁歎道。救呢。未嘗不可救。但講到救國的法子。依我看起來。如近日所舉辦之各種事業。通是第二著。達真道。依兄所講。各事既屬第二著。敢問第一。是個甚麼救法。沁仁道。頭一著。就是救心。王陽明先生說得好。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我嘗推演其說。曰。救中國。易。救個人之心。難。佛家嘗言。世界萬事。萬物皆由心力造成。又言。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彼所謂度衆生者。卽度心也。就如我們孔子的教。大學一部書。其緊要在修身。中庸一部書。其緊要在慎獨。統而言之。皆救心也。依這樣看起來。能修身。則可以治國。平天下。能慎獨。則可以參天地。化育人。能做到這一境。功夫豈有區區。國家尙不能救麼。唉。達真兄。你看如今袞袞諸公所辦的事體。那一件不是瞞心昧己。偷天換日。頭呢。若講到修身。慎獨的工夫。怕和那舟行太平洋一樣。現在尙未曾泊邊呢。所以他們外面子上。却要做出十二分爲國的樣子。這樣也要振頓。那樣也想調查。今日

開學堂。明日辦巡警。後日還要創辦農工礦務。見了人。一開口便要說幾句維新的話。頭似乎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樣子。及至觀察其裏面。不但他的妻室兒女不相信他。就是他自己也還不相信自己。凡事一到他手。先要打算自己的好處。只要可以保全自家功名富貴。無論甚麼天大的事。都可以敷衍推卸了之。到了如今時勢愈急。他們弄錢的法子愈多。不管人家得了不得了。只顧著自己一個人快活。受用。你看今日這種風氣。內而京畿。外而各行省。那一處不是這個樣式。歐洲人謂我們中國人心死盡。真可謂頂門一針了。咳。達真兄。我嘗講國家之危急。與人心之存亡。成一正比例。如人心能救得一分。則國家自強盛一分。你看我這種議論。到底是書生迂腐的話。頭沒有呢。達真聽到此言。便暗暗地點頭。半晌又問道。救心之語。確切不移。但是現在的局面上。而官場下。而士庶已。都壞到極處。不知欲挽救起來。是從上頭挽救的。還要從下頭挽救的好。沁仁道。以現時局面而論。從上面挽救。終比從下面挽救的容易。你看兩三年來。不是政府停科舉。誰人肯出來辦學堂。不是政府賞幾個舉人。翰林東西洋。那有這樣多的留學生。古語說得好。楚王好細腰。國人皆餓死。可見

上行下效的風氣已成了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只要在上者能實心實地的振興起來。在下者已如啣勒之馬。當隨政府之鞭影爲東西。吾知不出十餘年。自有一番新氣象。獨恨現時政府諸公。既無學識。免不了要東塗西抹。又無真心。免不了要含酸吃醋。你試看北京政府近來所辦的事。不是你推我就。便是相傾相軋。稍須有點利益的事體。開辦尙無頭緒。你也遞條子。我也遞條子。恨不得把這個事體歸他一個人。圖吞到了有點碍手。便大家想烏龜脫壳的法子。將自己洗得乾乾靜靜。站在高岸上。看到人家下水呢。但是他們這種行爲。不但不以爲耻。反以爲是他絕大的本領。咳。你看這們一黨人。盤在京裏。無論甚麼事。到他們手裏。辦起來。還不是紙糊的燈籠。哄哄鬼眼。睛罷了。唉。達真兒。你若不相信。你試看北京所辦的事。如學堂。如巡警。如改法律。興商部等。那一件不是開辦了三四年的。麼。不但沒有半點成效。可觀。其中還有多少的笑話。不堪告人之處。說起來。真令人牙巴骨都會氣硬呢。達真聽完。便皺著眉頭道。他們這一輩人。處這樣危急的時候。還要如此醉生夢死的。難道究沒有一個人。把他們這種半人半鬼的醜怪現象。筆之於書。以宣布於民間。看他們知醜知

醜不知醜呢。沁仁道。他們現在勢力赫赫。炙手可熱。誰敢將他們的事體。宣布起來。只有我有一位朋友。曾著有一「京華冷觀」一書。現在尙未敢印刷發行。但其中略載一二。說著便從書櫃裏。取出一部書來。遞與達真道。現在的時候。已不早了。

## 第二章京華冷觀

吾兄請將此册看完。也就可以曉得京城裏大概的情形。說完便睡去了。達真接書在手。就在燈下。展開一看。見頭篇題有京華冷觀四字。其中載道。

### 京華冷觀叙言

古語云。不到京師。不知人才之多。不到京師。又不知人才之少。此語吾聞之已久。甲辰之春。以事羈滯京師。迨丙午之夏。始南下。寓京凡兩年。又四閱月。平昔往還於王公卿相之間。過從日多。頗預機密。然彼輩之肝胆鬼域。亦於是略窺底蘊。今摭拾一二見聞。以告我親愛之憂國者。

### 京師學界之魔窟

五年以前。新政既遭推翻。上下。惘然如睡。除在京供職候差以外。流寓之人。無

多。壬寅以降。有所謂開學堂。辦警察。派出洋之舉。於是上而中堂。下而卿貳。各呼引其親戚。故舊羣集於輦轂之下。以謀出身。噉飯之方。皇皇京師之大學堂。遂爲彼輩所盤踞的窟穴。如某某者。論其程度。尙須讀天文地理問答。以某尙書之親類。乃公然爲大學堂之學生矣。如某某者。平日僅知讀四六賦鈔。駢體摘要。亦以某巨公之推薦。乃公然作大學堂之經師矣。如斯等等。雖百屈指。十更僕。亦難知其數。然學堂既爲培植私人之地。而學生遂恃尙書侍郎爲護符。放僻怪誕。無所不爲。每逢休暇之日。不是套騾馬車。吃大菜。便是換鮮衣。逛堂子。叫便飯。三五團坐。議論如風。磕拳。叫酒之聲。與自由權利之聲。相間雜。酒酣耳赤。精神熱度。達於極高之點。可爲廿世紀學生之冠。迨至明日上講堂時。有高臥未起者。有裝病不來者。有在講堂上。兩眼矇矓。作睡狀者。有袖籠小說書。偷眼閱看者。鈴聲搖動。魂魄歸來。一入自修室。便倒臥床榻。推敲西皮吟咏。二篋口琴。指板音調。悠揚。學生之能事畢矣。此京師學生之現象也。

## 黨派之發達

近日北京黨派。異常發達。可見中國學立憲學。不得而黨派。則先學得外國人。

之黨派。則在爭政。見而中國之黨派。則在爭私。人故近日各巨公黨派之強弱。以得私人之多少爲比例。以是年來由各巨公所奏調之人才與東西洋新畢業之學生。乃各挾其所有以揣摩而迎合之。而此袞袞諸公。既無學識。以別其真僞。遂憑誰何運動手段之高下。以爲棄取。於是有作文一句。用十餘個之字者。亦得銜列主政。有在東京某學堂偷買畢業文憑者。亦公然高擢翰院。如是等等。又書不勝書。噫。以國勢如此之急。政府諸公。如能稍有天良。不知當如何鄭重。始爲革除舊習。古人云。惟名與器不可輕以予人。今竟視之如弁髦。使有識者望而却步。卑鄙齷齪者。乃以是開其躁進奔競之路。吾恐風聲所扇。中原人才不爲鬼成。則爲狗化也。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 提學司之名單

政府近日既知非開辦學堂不足以立國。又知非變通學制不足以奏功。於是乃有各省提學司之設。是提學司之有關係於學校前途。當非淺鮮。不意於此中乃演出一怪現象焉。

當此事之初起也。在京人員各出其運動手段。以爭勝某軍機之門。車馬絡繹。

無日不有此輩人踪跡。聞某員運動條子有五、六處之多者。又聞京外某員。囑其密友某爲說項。許以巨資。一日之中。有函電交馳至三四次者。又聞某員平日尙知自愛。有不屑鑽營之意。其友告以事急矣。若再迂拘。恐坐失機會。於是亦起而運其手腕。作種種方面之營謀者。不數日間。某軍機秘密箱裏之請求書。已疊積而不知數。某軍機乃謂其私人某曰。你不要著急。咱們自有法子。設於是俗語所謂抽面換底之術。至此乃大有功效。某日入值。軍機某手持一單人。其中所列名者。共三四十員。半一時知名之士。有識者默慶中國學務之得人。及至此件揭曉。京師大譁。皆莫名其神妙。頭滑者遂百方探訪。此中消息。始知入值時所持以示人者。另是一紙。迨入內已將此紙換去。雖其中亦有一二佳者。乃屬掩人耳目。萬不得已之計。若依其愛國熱心而爲之。恨不得將廿一省之提學司。盡爲其私人飯囊之地。噫。學務之興廢。卽一國之存亡。是提學司與學堂之關係。既如斯之重大。卽鄭重選擇。猶虞人不勝任。禍及國家。今仍以糊塗攢弄。施之。然提學司既出身不正。欲求其提倡學務。發皇道德。其不至於南其轅而北其轍也。亦幾希矣。如是而望中國之不亡。又豈可得哉。



## 京師巡警之腐敗

巡警一端。本爲治安維秩序之要。政東西各國。無不矜矜講求。日有進步。而其極則。則在使一國之貴賤同異。皆受治於警。查行政之下。中國既欲步武泰東西。標巡警之名。目縱不能得其精神。亦當襲其皮毛。京師乃首善之區。不獨爲萬國視線之所集。亦且爲各行省巡警取效之地。如警部既立。編查戶口。自屬警政中所首當應辦之事。不知此議一起。怪象甚多。有謂王侯第宅。皆宜編警者。有謂編查戶口。只宜行之於二三品以下者。此持一說焉。彼持一說焉。張口弄舌。紛紛不已。忽有某貴族起而爲難曰。「咱們府裏。不怕奏明皇上。也不許他來編查的。你問問他們。看他要腦袋兒不要。混賬王八蛋。好大的胆子。」此言一傳。所謂警部辦事諸公。相顧失色。只好陰陰陽陽的。將編查戶口一層束之高閣。暫爲緩辦罷了。依此觀之。警察行政之權。在北京已先有行不去的樣子。所謂熱心辦事者。還不是將將就就大家弄個門面。也就可以塞責了事麼。但僅依外面論。現時所辦之警察。如站崗巡丁。衣裳是鮮耀的。鞋帽是齊整的。覺眼而過。似乎也有些振作的氣象。迨稍爲考查起來。不須兩點鐘。則醜態

如一幅圖  
畫令人臥  
游京都矣

繪影繪聲  
之筆

奇形無所不有。街巷僻散之地。有巡丁踞在地上吃香煙者。有借木椅坐在簷角下談天者。有兩手搓眼角張口作呵欠者。有挨近人家口與婦女作調笑。問寒暄者。如是等等。雖吳道子復生亦不能窮其形而盡其相也。至通衢大道之中。巡丁似稍稍振立。然見中國下民。則春口浪蕩。任意之喜怒。以加鞭打。若一見碧眼紅鬚兒。履聲閣閣而來。則鵠立道左。如博物院之枯雞。目送洋老爺遠去。始敢移步。有生人氣。此北京巡丁之現象也。至於所謂巡警長者。更覺一言而難盡。每當無事時。則由東胡同穿西胡同。不是到私窩子尋相好。便是館子裏叫菜吃。到了脾味發作的氣候。還要替別人家管管閑事。出點賭氣。如某胡同出一賊甚麼亂子。某甲能打點背手。先奉進些白貨。他便笑盈盈的紅漲著面孔。高聲拍棹子。替人發氣道。「此事包管在我身上。他有多大的本事。我明日定要他吃頓苦頭。方纔曉得老爺的利害。」若得了某甲錢。某乙又加倍的供獻。他登時又兩面三刀的變口道。「這事到沒有甚麼要緊。等他告到我們巡警局來。只要我說一聲。還叫他碰一個倒上鈎兒。」然此種巡長。在京城裏恐怕十個之中。有九個半。是這個樣子。如今年二三月裏。有某巡長。受了人家

八九百兩銀子。私和了一件命案。後來發覺。警部要定他一個梟首之罪。尋有某巨公出而爲之緩頰。此事也就放鬆了。由是看來。京師巡警尙且如斯。外省巡警也就不言可知了。以近日新改萌芽各省爭以開辦巡警爲急務。其實不過是上下相蒙掩人耳目罷了。欲求其進步改良。又豈可得哉。

### 銀行員之吃醋

欲工商業之振興。不可不流通母財。欲流通母財。不可不設立銀行。英之滅印度。其著手則在銀行。故近日憂國之士。莫不知銀行爲當務之急。獨是銀行之組織。其精密過於他種商業。在東西各國。皆以銀行一門列爲商業之專科。其總經理一席。尤爲煩難。而任重外國銀行株式會社。每於推舉總經理時。無不鄭重其選。吾觀今日中國之能當此任者。恐無其人。然過渡時代。雖不必求全責備。而選擇任使。亦當出之公心。方能得實心任事之人。否則其患將不可勝言。如今已辦之戶部銀行。既標名爲戶部。則爲國家銀行。可知主其事者。當籌畫精詳。表裏兼顧。方足以博民間之信用。動外人之觀聽。今觀其表面。則規模狹小。與山西之票號。上海之錢莊。無少變異。不過門前多一大清戶部之銅牌。

耳。查其內容。有謂其簿記出入之法。及大結小結之規。仍帶有票號錢莊之性質。而總其事者。并不知外國金融漲消。銀行操縱之勢力。爲何物。如是而望其有成。效。恐難乎。其難此吾不能不歸咎於北京創辦諸公也。

外國國家銀行而外。農工商藝。無不各有銀行。以爲營業。如日本所謂第二第三。以至於第百數十者。皆此類也。(以日本區區三島尙有銀行二千幾百家)

蓋銀行不患其多。以中國現時而論。全國僅有通商及戶部兩銀行。私立者現時雖增開一二家如上海之信成貯蓄銀行福建之商業銀行然亦太少也只可謂之起點。以後尙宜陸續增辦也。如商部近有開辦

商業模範銀行之議。此乃當今之急務而不可中止之事。聞其先由商部倡議。某京卿恐其成立有碍一己之利權。於是乃運動戶部力爲反對。某參議又以此事之起。既置我於局外。事成。我亦無總理一席之望。又從傍阻撓而破壞之。而商業模範銀行之議。至此遂等諸水上之泡影。嗚呼。如某某人者。顧一己之私利而忘同胞之公益。吾知其罪之不容於誅。獨惜某中堂又復讒言易入。任倖屬弄之。如傀儡。此真中國之晦氣也。

### 外交界之秘訣

罵得確切  
不移

自外部改設以來。不知者以爲吾中國知注重外交。而一切交涉界。當日有進步。然一細查其近年來所發表對付之方。無一著不失敗。其失敗之原因。在總其事者。事前既無預備。事來則互相推諉。有輔佐參議之權者。又復不任其責。且以從速了結爲得計。每一事之起也。始而觀之。無不以據理力爭。決不鬆動等語。爲掩人耳目之術。繼而觀之。則所謂據理者。實據之以理也。所謂力爭者。實爭之甚力也。甚至拍桌子打茶碗等事。亦累累爲之。吾人試平心論之。其外交手段之強硬。似較前數年爲進步。欲謂之爲不據理力爭。不可得也。無奈乎外人之不少動何。袞袞諸公。見外人之恫喝太甚。堅拒不拔。於是則由硬而軟。由軟而縮。凡前此所謂據理者。理似可以少讓。前此所謂力爭者。力亦可以不。必。迨終而觀其議結。則外人之要求。幾有如聊齋誌異中所謂要如何便如何。何必摩挲乃爾之意。推其所至。無論外人賠款割地之要求。無不可以允許。假使外人欲其平生所最親愛最痛癢最肉麻最快活開心之物。彼亦將三薰三沐三跪九叩首以奉獻。供納於深目濃鬚者之前。而不少愛惜。此豈過刻之論哉。吾之痛心疾首。尤不止此也。試表暴其近年來之實狀。

僅記其大者  
小者畧焉

俾知所警

爲外交諸  
公定一罪  
案口誅之  
伐春秋之  
微意也  
最近爲南  
滿州路  
事政府居  
然不認全  
數利權讓  
之日而  
日人所定  
招股之實  
額不數日  
間竟漲至  
千餘倍之  
多其利益  
可知矣吾  
知廷臣尙  
賄而緘默  
何無一省  
撫力爭出  
爲力爭豈  
皆成木偶  
耶抑內外  
一耶抑同  
實心耶可  
復可憤亦

戒焉。

東三省日俄交闕。近在咫尺。使兩國之勝負一分。交涉之情形必異。無論何人。當能知之。而當局者皆袖手作壁上觀。無一絲半毫之調查預備。其敗一。迨日本派小村來京。而當局者始如大夢初醒。今日發電命某督參預。明日又發電囑某督力爭。東依西傍。如失魂之人。驚絃之兔。及至議席一開。條約呈布。兩手顫動。面目改色。其一番張皇失厝之態。不待尊俎折衝。而早已氣餒心寒也。其敗二。中日新約成立而後。既以東三省開爲萬國通商之場。則宜預先從事布置。如當宣布者。則早爲宣布之。方不至貽誤事机。爲列強笑。不意外交諸公。一誤再誤。又復熟視無覩。若以爲遷延疲玩而卽可以了事者。迨至日本野心勃勃。渺中國如兒戲。於是代爲宣布開埠日期。是儼然以東三省爲彼囊橐之地。而外交諸公。又若不甚緊要者。不知喪失主權。全球齒冷。恥辱之深。不可煎洗。其敗三。近者東三省已成虎口之物。雖有善者。亦有不可救藥之勢。推原禍始。實因諸公之顛預貽誤所致。其罪乃不容於誅。吾不知諸公清夜捫心。亦少知愧恥否耶。

南昌變案。法教士殺我官吏。實爲禍首。證據確鑿。中國本有可據之理。法國知中國肉食者之不足有爲。事事乃以強硬手段施之。革彊吏。辦紳士。索賠款。任意要求。虛聲恐喝。外交諸公。初不知有理之可爭。相持甚堅。又益以在京各給諫。及江西同鄉京官。條陳力爭。爲彼等之後盾。其胆似爲之一壯。法人又知中國人心。乃無根之潮。其毅力不足持久也。於是將前此強硬之一法。變而爲冷靜無爲之一法。又暗作種種方面之恫喝。如安南總督之游演也。龍州軍隊之增益也。其實皆聲東擊西。藉作影响。外交諸公一聞警信傳來。魂胆若碎。今日開一議不能決。明日又開一議又不能決。先尙有某道員與法使對硬者。彼拍桌子。此亦拍桌子。彼打一茶碗。此亦打一茶碗。迨至相持不下。某總裁恐被他人所議。乃欲速了其事。於是反恨拍桌打碗爲鹵莽誤事者。又恨某某侍御條陳辦法。爲責人所辦不到者。遂示意於某某曰。他們只懂得上條陳力爭。不曉咱們當局人的難法。現在外國人強梁得狠。凡事可以讓步。大家就將就點兒。此刻我也沒有法子了。他們要瞎爭。等他們爭去罷。我不管就是了。於是人知大勢已去。不可挽回。遂相率閉口不談。某

總裁乃揚揚得意。以應法人之要求。從此賠款懲官。使教民之氣。燄愈張。中國之恥辱。益甚。天下事至此。更不堪問也。悲夫。

近日京師外交界之最有進步者。莫如個人之秘密法。巧妙神奇。不可思議。一以常燕外賓。爲外交無上之秘訣也。每於良辰令節。西筵高張。刀盤并進。劇台開演。喝彩若雷。主人媚其容。鞠其躬。酬酢周旋。於其中。左顧右盼。其色揚揚。拉手敲杯。濃情如沸。窺其意。似以爲酒食無疏。交誼自密。後有交涉。想能以燒牛脯雞之情。爲俎豆折衝之具。聞某巨公常語人曰。某公使某參贊。與我狼要好。你常常到咱們這裡來吃酒。將來有甚麼事。定可以通融的。迨至交涉一起。有某巨公往候某公使。接續三次。皆被拒而不納。彼始悻悻然語人曰。他昨天還到著咱們家裏。爲何今天就這個樣兒的冷面無情。未免太對我不住了。痛哉痛哉。酒食徵逐者。乃個人之私情。條約爭競者。爲國家之公計。外人於公私兩字。辨之最熟。而某巨公以此爲外交上之秘訣。殊覺癡獸太甚。然蒙惜無知。除却此舉。又別無他種良策。夫亦大可憐也。



一世情稍深。立心甚滑者。見與外人酒食交往無效。乃變計而爲招燕女賓之舉。其用意以爲歐洲習俗雌剛而雄柔。能博其歡心。則他日有事。當用娘子軍作內應。彼深目高鼻之族。雖其髯如戟。其威如虎。則河東一吼。當亦伏裙尾而乞憐。如是則外人之威殺。而我外交之計售矣。孰知外國婦女。其情形又與中朝異也。於是外交者之術。遂日窮而無所施。

此外尙有欲藉重於外人。而與之換帖拜把者。有欲博外人之歡心。而爲代求賞賜寶星者。此皆近時外交上發現之妙術也。

統觀數十年來之變相。庚子以前。則爲盲虫的外交。庚子以後。則爲娼妓的外交。外人又知中國上下皆犬馬之類。故其野蠻橫施。皆達之於極點。拳亂以還。砲台高築。俯瞰宮城。稍有人心。能無髮指。故歐洲人之言曰。支那人最好的是鬧。最怕的是砲。此言可謂切中今日之人心。獨恨名公巨卿。不思力圖振作。以一雪其恥。而乃日以媚外爲事。充其量。不至賣盡中國之土。丟盡中國之醜。不止哀哀吾民。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 第三章 督撫之誤國

達真將此書看完。滿腔憤氣。不可遏抑。一翻身便從榻床上立了起來。覺得滿身怒脈。還在那不住的顫動。就一坐坐在那籐椅上。出了半天神。長聲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中國。就喪在此輩人的手。看起來。真是不可救了。說罷。看壁上的掛鐘。瑤瑤的敲了三下。自己想道。我在這裏急死了。氣死了。也沒有甚麼用場。今夜看看天色要亮快了。暫爲睡一覺。明日再講。便又重復上床安睡。迨至一覺醒來。時候已不早。見沁仁已從樓上下來。便一同用過了早餐。二人又復對坐談心。沁仁先開口問道。昨夜的書。已經看完了沒有。達真答道。看已看完了。我起初想北京。乃是新政根源的地方。經此一番振頓。定可以革除舊日的腐敗氣息。那曉得。依此書講起來。不但沒有半點進步。一概腐敗情形。反比從前爲甚。現在時局。又這樣的危迫。說起來。這一輩王公大人。就真真該死了。沁仁笑笑的答道。此書所講的。萬分之中。還未講得一分。若認真調查起來。還有不可思議。不可描摩的地方。甚多哩。一句關總話。無非一個私心。自己爲著自己罷了。他們現在新發明的本事。平日則多備爪牙。有甚麼好事。便好安置私人。有甚麼碍手的事。政府則打電督撫。責其查復。督撫則責之。司道。司道又責

處處抱定  
私心一字  
是作着微  
意不可輕  
忽看過

確論

確論

傷心之語  
使中國有志者同聲一哭

之州縣不是上推下便是下推上。弄到後來隨便糊塗塗覆一個電報。大家也就一概不管了。此種法子可謂巧妙得狠。若講到愛國兩字竟成了近來他們的口頭禪。其實只要利益到手你就將他們的祖宗牌子拿了去也沒有甚麼打緊呢。達真兄你不要看了此書就氣得連睡覺都睡不著。我看這書不過是筆墨上的形容。並沒有甚麼親切。倘若你到了京城眼見得他們的腐敗情形。恐怕要氣死也來不及呢。達真道他們這種行爲無非他的天良被聲色貨利蒙住了。若有人爲之從傍指陳利害他們難道不會醒轉來的麼。沁仁道他們無所謂醒不醒事有利益他們就閉起眼睛的醒了事無利益他們依然開起眼睛的睡了。這都是我們中國人應該亡國敗家的樣子。現在還有甚麼說頭呢。達真又問道這兩年來聞外洋留學畢業者回到北京多被任用何以全無表見。沁仁曰畢業生好的太少但是現在的時候縱有好的也是無用。達真道這是甚麼講法呢。沁仁曰近年中國的風氣最講究的就是鑽拍揆不怕他是甚麼人只要能精通了這三樣的本事就是黑腦壳也會戴出綠頂子來。倘若於這三樣的本事未曾考究或者考究了尙未能精通自己又要擺點半硬

近日游歷  
員談新學  
者皆奉此  
科爲玉律  
金

罵得痛快  
真可羞死

半。臭。的。酸。脾。味。兒。來。那。就。不。拍。你。有。孔。孟。的。神。通。蘇。張。的。利。嘴。不。但。你。站。不。進。當。來。只。恐。怕。還。要。打。餓。肚。皮。呢。近。日。有。個。朋。友。道。得。好。說。現。在。時。局。要。想。吃。維。新。飯。的。人。東。洋。似。不。可。不。到。的。又。不。可。久。到。的。新。書。似。可。以。不。讀。的。新。名。詞。是。萬。不。可。不。多。記。的。又。有。一。友。人。說。近。日。的。人。才。有。三。分。的。本。事。還。要。有。七。分。的。鑽。弄。纔。算。作。全。才。呢。此。等。話。頭。皆。痛。心。疾。首。切。中。時。弊。之。言。你。看。如。今。欽。賜。舉。人。翰。林。的。那。一。個。不。是。有。幾。分。頭。兒。光。光。鑽。得。油。尖。水。辣。的。本。事。我。常。見。這。種。人。得。了。個。舉。人。主。事。翰。林。的。頭。銜。名。片。刻。得。一。尺。多。長。架。子。擺。得。十。三。分。的。闊。綽。恨。不。得。請。個。外。國。醫。生。用。黃。蠟。水。把。他。額。角。上。寫。幾。個。欽。賜。翰。林。的。大。字。永。遠。不。得。磨。滅。晚。上。還。要。燃。著。個。電。氣。燈。照。著。免。得。那。些。走。路。的。人。認。不。清。白。他。是。個。堂。堂。翰。林。院。呢。以。這。等。樣。式。的。人。你。要。他。指。陳。時。弊。實。心。救。國。恐。怕。再。過。一。萬。年。也。是。做。不。到。的。呢。達。真。道。照。這。樣。說。起。來。北。京。的。情。形。既。然。如。此。不。知。道。外。邊。的。督。撫。也。有。幾。個。好。點。的。沒。有。沁。仁。道。說。起。來。話。又。長。了。外。面。的。督。撫。中。雖。有。三。兩。個。差。強。人。意。的。皆。心。有。餘。而。力。不。足。自。己。之。學。識。太。陋。左。右。四。旁。又。日。以。利。祿。相。黨。染。要。他。一。個。人。好。也。是。好。不。來。的。不。過。敷。衍。面。子。上。都。還。過。

得去。較之那慕元誤國。與那驕橫慣事的。就同那樓板上鋪蓆子。略高一層罷了。若講到那雲貴兩廣的總督。說起來。真令人無名火直往上衝哩。達真道。雲貴的總督。現在不是那丁真毒嗎。沁仁道。就是他咯。達真道。他到底怎麼樣。沁仁歎道。他的爲人。素來是慕元的。又加以年紀太大。老態龍鐘。不似有一絲氣。在那裡抽動。幾乎要死去的樣子。只是他的生性最愛的是銅。講到生財的法門。他便兩手摩著鬚。在那裏出神。似乎又要轉少年的樣子。最可恨者。他既然要剷地皮。就應該把地皮好好的保守著。以預備慢慢地一層一層的剷了起來。好他自己受用。我也是佩服他的。那曉得他。雖愛剷地皮。却又把地皮不當緊似的。今日被化國人暗割一塊。他也不知道。明日又被化國人私占一塊。他也不知道。你看近幾年來。雲南的地皮。差不多被化國人占盡。看外面子上。似乎中國的雲南。講到骨子裏。實實在在。已變化國人的雲南了。他又一點兒事體不辦。如練兵。如興學。如開辦警察。大家皆虛演故事。不管雲南人的死活。講到加稅抽捐。他又會借好題目來作自己的文章。化國人看破了他的腐敗伎倆。無論甚么事體。都用錢來哄騙他。他也只要荷包裏多賺幾萬。就一依百依的。

此間遂  
使人知鈔  
票發行之  
利害不可  
輕忽視之

任化國人所爲。你看近日化人在雲南的勢力。要開礦。就開礦。要辦鐵路。就辦鐵路。而且化人又發明一種生利的新法。在雲南各處行用鈔票。（外國名爲紙幣）凡中國人買他的貨物。他便要現錢交易。到他買中國人的貨。無論甚麼物件。都可以橫約五寸縱約三寸之鈔票。當作現錢一般的行用。丁督尙恐化人的鈔票。未能暢旺。還要下一道堂堂皇皇的告示。教民一概通用。以便向化國人跟前討個面子。你看這種糊塗昏愚的樣子。說起來令人氣死不氣死呢。達眞道。我們中國人。倒歡喜用外國銀行的鈔票。這到底是個甚么緣故呢。沁仁道。講到此事。只怪我們的政府當初立約時。不知道這發行鈔票的利害。并不將此事載入約章。不許通用。一任外國人之隨意流通。其禍遂至於今日。你看日本國橫濱、神戶、長崎各埠。有日本國家銀行。與及正金銀行的鈔票。此兩家可以流通。以外則不能夠通用也。達眞道。這又是甚么緣故。沁仁道。講到發行鈔票的利權。看起來却不要緊。其實可以制一國財政之生命。所以東西各國。其權皆操之於國家銀行。無論甲國不能在乙國有發行鈔票的權。卽本國私立各銀行。也不能在國家銀行上得有鈔票發行的利益。這種緣故。皆因

但係外國人反不能自信凡甲國銀行日逐往來所收乙國銀兩行鈔票兩相互換定例每日交割清楚彼此皆不能見信何哉危哉雲南

發行鈔票的利權太大。與一國經濟界有生死關係。所以各國皆明定權限。互相遵守。只有我們中國人。事事當外行。既不曉得禁止。反要替他擴張。等到流通日久。民間反相信外國銀行。而以中國銀行爲不可靠。凡挾有巨資者。多以存貯外國銀行爲得計。你看近日上海、天津、漢口、香港等處。各外國銀行那一家不存有中國人的款子。聞以官款爲最。算起來亦有數萬萬之多。加以中國人的性質。最好的是收藏鈔票。倘收得越久。越見得闊綽。到一旦有意外的事體。還不是化爲烏有。聞滬上某年火災。有某某巨商。燒失鈔票至十餘萬者。漢口某年火災。聞所失亦相等。依此看來。每年水火損失。其數實不知幾十百萬。外國人以偌大一堆帑。稍費些印刷功夫。便可到中國來。當數千萬的銀子。用中國人還要代他收著。一遇損失。他就不覺的暗賺了。這樣的錢。你看世界上還有比這利益大點的。沒有母怪乎外國人把我們中國當作寶貝呢。現在雲南又被化國人。以鈔票自由的發行。恐怕不要數年。滇水精華將被化人吸盡。而乾枯割裂。以死推原禍始。丁督之罪。真不容誅。所以現時雲南人都叫他作疔毒。又叫他作了真毒。他的爲人。也就可以曉得了。這不是雲南的

晦氣麼。達真道。雲貴的總督。又是這樣式的。真令人傷心得狠哩。但是兩廣總督岑椿穿氏。聽見他辦事頗能振作。參劾僚屬。不肯少徇情面。我想他總比丁真毒好多了。不知道兄以爲如何。沁仁歎道。一個是藉冗誤國。一個是驕橫債事。比起來。還差不多。若講他的辦事。似乎較丁督振作些。惜乎他不知道振作的法子。平日辦事。全無一定的宗旨。只知一味的疾雷暴雨。無半點醞釀。容忍之意。又加以未嘗學問。兩眼全不識人。你看他到廣東所參去的僚屬。貪鄙齷齪的。雖多。其中精幹有爲的人。也不少。我嘗講近日的督撫。習氣。下車之始。便好參人。凡前手所委任的。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必欲一概參去。而後快。其實。可以不必。因中國近來的官吏。好醜都差不多。只看在上的人。用他如何。使自已有一定的宗旨。先標示一合中的格式。以與屬吏更始。如我現在欲注重學堂。或注重警務。各道府州縣。能實心辦理者。則爲及格。有蒙混敷衍者。則爲不及格。及格者。則優獎。而信任之。不及格者。則申斥。而劾罷之。如是。則僚屬下吏。知帥府之正鵠所在。而後有下手用力之方。且更懷感恩畏罪之意。如是。則可以化貪以爲廉。反敗以爲功。若不分別賢否。一味以參劾爲事。今日甲見爲

至理明言  
非經多  
者何足知  
此



岑督威勞  
烈極禁劣  
屬員畏之  
如虎無如  
一楊洪如  
何怪標哉

一針見血

精幹而委任之者他日乙來又以爲好猾而罷除之。叅劾無已時而事愈不可爲。況所叅去者未必皆不賢。所委任者未必皆賢。其實皆不過前門逐虎後門進狼不惟無補於吏治民生而反有優劣懸殊之患。兄試看自岑督到粵以後被叅去者不爲不多。以理論之粵中吏治就應該會好起來纔是。依我看。不但勝不過從前而反較從前腐敗爲加倍。這就是不學無術的過了。達眞道吾兄此言可謂深切時弊。但不知道近日的督撫專好叅劾僚屬。這到是甚麼緣故呢。沁仁道并無別的緣故。不過私心用事罷了。講到此處家人送上茶點。二人用畢又停了半晌。沁仁復開口道。廣東近日有一賍最令人傷心之事。兄有所聞否。達眞道莫非粵漢鐵路的事麼。沁仁道正是此事。達眞道近日聞各處認股的人都有解體的意思。這種風潮與我們中國前途很有影响呢。沁仁歎道。這就事岑督驕橫憤事的原故。此事初起的時候先聽信某屬員的唆使。捺切從事。將粵紳黎某半夜三更時扯頭鎖脚的拿了去。隨又妄加了一個聚眾抗捐的罪名。將他電奏革職。也就實實在在有些兒過分了。自後粵人振臂一呼四方響應。不數月間認股者至三千餘萬之多。可謂踊躍已甚。這時候岑督如

岑督學竟  
爲鐵路事  
而調任也  
歟

能稍存公道。就應該改歸商辦。官不必干預其間。方昭公允。那曉得岑督見粵人有公舉某侍郎爲總辦之議。就酸心大作。乃飭員運動各善堂商行。私舉鄭官應黃詔平二人。以爲總辦。別辦其意。欲藉此聯爲羽翼。不知道鄭黃二人。不獨其資格不足服人。且鄭多昏耄。黃尤卑陋。由是粵人大譁。函電紛馳。凡前此之入股者。至此爭欲收回。現在尙不知作何了結。你看好好的一件事體。竟被他弄得稀糟糜爛。不可收拾。依我看起來。此事若辦不好。不僅非粵人之福。且影响於中國前途甚大。況且以九牛二虎之力。始纔向美國人廢約購回。現在又鬧出這樣式的亂子來。不僅見笑於美國。恐環球各國聞之。亦將譏中國無辦事之能力也。這就是兩廣總督岑某的罪惡。真令人談之有餘憤呢。達眞道雲貴兩廣的總督。雖然如此。但不知道直隸。陝甘。閩浙。兩湖。兩江等省的督撫。又是何如。沁仁道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現時所稱爲庸中矯矯。鐵中錚錚的。天津第二政府以外。則爲鄂督兩江四川又次之。天津第二政府觀其近來舉動。大可有爲。但權重恐失之於驕。驕則志惰。十年以後。自有水落石出的日子。此刻我亦不敢輕議。鄂督張少年則善於開名。暮年則善於取巧。一切動作。皆如

無根浮萍。只落得一個空架子好看。現在日薄崦嵫。已成爲過去的人物。可以勿庸議他罷了。兩江川蜀守成之才。平而無奇。不能成事。也不能敗事。不待蓋棺。可以論定。此外陝甘閩浙等省。乃庸中之庸。皆等諸自槍而下。不足數也。這就是近來各省督撫的情形。我雖是畧說一二。也可以知其大概了。達真道。北京的情形。是這樣。外邊督撫的怪狀。又是這樣。難道我們中國。就無望了麼。沁仁道望。是有可望的。達真道。怎麼箇望法。沁仁曰。望自己。達真道。何以叫作望自己。沁仁道。我們中國人的性質。專門好希望他人。把自己看得甚不要緊。庶不知天下事。全靠著自己爲主。若一味的你望我。我望你。弄到後來。還不是大家望望算。了。到底有甚麼益處呢。譬如隔鄰起火。甲望乙去救。乙望甲去救。其害必至於甲乙兩不能救。而火勢愈烈。倘使甲不望乙。乙不望甲。各盡其己。所應爲。則甲乙兩救。而收功自速。又如現時欲挽救中國的人。專靠著自己。不必望人。則你有你之自己。我有我之自己。推之四萬萬人。各有四萬萬人之自己。合萬矢爲一的。聚萬衆爲一心。如是而欲中國之不救。已不可得。所以我嘗講人名言不侃能求反己之學。然後中國始有可望呢。達真聽到此處。覺得親

切有味。默默的想了一會。又開口問道。近日各省學堂。開辦得甚多。不曉得學生中。也有能求反己之學者否。沁仁曰。若講到近日的學生。其現象又不知幾千萬億。我實在是忍不講了。前月有一友人寄來一小冊書。於學生近來所起的風潮。頗能道著病根。吾兄試閱看一遍。就可以知道了。言罷。又從那書櫥裏。取出一冊書來。遞與達眞道。你慢慢地看。我此刻還要寫幾封信。往朋友處去。你看完了。我再談罷。達眞接書在手。便揭一看。見此書所標的題目。第一章是新智識與舊道德之衝突。心中暗暗地點頭贊道。只看他標題幾個字。就能道著今日的時弊。其中必有一番痛快的議論。待我振一振精神。再細細地看他下去。

#### 第四章 新智識與舊道德之衝突

先是達眞看見近日學堂的風潮。日有所聞。便想討論那風潮起滅的原因。著一警世的書。以爲學生之戒。現在見此書所標題目。與己意相合。便暗地將自己立論之點。默默的印證了一會。纔取那書來一看。見其中載道。時至今日。人人無不知以辦學堂爲當務之急。又無不以辦學堂爲詬病。第其

中原因。複雜不可究詰。或歸咎於籌辦者之不得其人。或歸咎於管理者之不明其術。其立論未嘗無因。然細查其風潮所起。雖人各有其是非。而胎禍之源。實由於新舊之水。火。其中乃有一大因原在。

智識潮流之輸灌。乃以江南北爲首受其衝。故江南北之民族較之他省之民族。其智識開化爲最早。而其鬧學風潮亦較之他省爲最烈而最多。兩三年來。退學停課之事。莫先於兩江。陸師學堂及滬上之南洋公學。而後蘇浙各處。繼之。湘鄂各處。又繼之。自此則各省學堂罷學之風。演爲常劇。旋罷旋開。日有所聞。多不可紀。總之以智識發達之先後爲鬧學先後之比。由是以觀。新智識所到之地。則爲學堂恐怖之地。夫豈新智識爲厲於其中。或抑別有他故耶。

天下事有其新者。則必有其舊者。亦物競之公例。取其新而棄其舊者。亦人世之常情。苟視其新者爲神奇。則必視其舊者爲腐敗。此亦文明進化之階級。所必經。惟吾中國之舊道德者。傳之自數千年以前。各個人之靈台中。雖幾經漸滅。然其範圍尙足以維持社會之人心。以保全秩序於無形。今一旦新智識直入其藩籬而破壞之。天下遂從此多事矣。

少年學生。性喜浮動。平日久欲行其意之所欲爲。每受道德所縛。束而不能如志以償。故一談及舊道德。不啻勒啣於口。骨梗在喉。勢必俄頃拔去。而後快。惟百方而不能得一舊道德之仇讎。別樹一幟。以爲敵。今忽值此新智識。涌蕩而來。既可以用撲滅此舊道德。又可以博道德之名譽。於是則一唱百和。羣羅拜於新智識之前。以爲將軍。從天而下。從此撞自由之鐘。擊平等之鼓。操權利之劍。挾團體之戈。直攻舊道德之城垣。勢欲掃蕩其巢穴。使其無餘芽發生之地。遂至舊道德則四面楚歌。一敗塗地。而新智識則火勢燎原。氣燄漲天。也。今將其衝突之點。縷列左方。俾知新舊水火亦非偶然也。

舊 尊師重道。

新 以師爲公僕。以己爲主人翁。

舊 尊卑有節。長幼有序。

新 世間一切平等。

舊 以敬業爲樂羣。

新 以全體退學爲結團體。

舊 以服從命令爲美德。

新 以服從命令爲卑下之奴隸。

舊 以輕佻放縱爲敗類。

新 以輕佻放縱爲活潑。

舊 以責人爲惡德。

新 以責人爲爭權利。

當今之世  
須以新舊  
道善參用  
非善德而  
士不可行之  
任國事

舊 以謹言慎行爲美德。

新 以言論自由行動自由爲天職。

舊 以恥惡衣惡食爲未足與

新 以衣食爲衛生之要。衣必求其美。食

議。

必求其甘。

舊 以師嚴而後道尊。

新 以師嚴爲野蠻專制。

舊 曰人而無禮不如遄死。

新 曰不自由毋甯死。

舊 恥學問不如人。

新 恥自由不若人。

以上乃新舊交衝之大畧。觀近日各省學堂退學之事。日有所聞。推其風潮所起。無不出此數端。蓋以舊道德之範圍。至今日。雖成爲強努之末。固不足與新智識爭勝。然自古流傳。已由習慣而成爲第二之天性。欲一旦而破壞之。實非中國之福。而更速滅亡之禍。頑固者見此風之漸漲。扇動而不可遏也。輒歸咎於新智識之不善。有以長少年學生驕妄悖戾之氣。不知此種智識在東西列國。實各具有一番之眞理。學說俱在均宜。研求而少年寡識之輩。耳食其說。不加之以別擇。審慎。徒剽襲其皮毛。持之以與舊道德爲難。此驕妄悖戾之所由來也。雖然。平心論之。學生之驕戾。誠驕戾也。使在上者知所以挽救維持之道。

天下事未嘗不可以有爲。獨奈何近日之所謂執事者。總辦既無任事之實心。教員復鮮相當之才力。而有提倡護持之責者。又各以其意見之私。發爲妬害。傾排之念。迨至事敗垂成。不可收拾。又歸咎於學生之不善。此亦豈足謂之爲公允之論哉。今將官紳教員之污點。述其略如左。

官之罪

以開辦學堂爲迎合上官

爲三載考成

爲圖辦學之名譽

爲安置私人

爲侵蝕公款

官恨紳

恨其號召羽類。組織公所。擔任學務。分上官之權。

恨其私立優於公立。有相形見絀之勢。

恨其詆毀官立學堂。損己之名譽。

恨其提撥款項。有碍於己之利權。



官誣紳 誣其借端把持學務

誣其主張革命流血

誣其迹近招搖

誣其植黨挾制

紳之罪 以開辦學堂爲利藪

爲名譽

爲號召同類

紳恨官 恨其奉行故事

恨其安置私人

恨其侵蝕公款

紳誣官 誣其阻撓學務

誣其藉學營私

誣其不知教育

以上乃官與紳紳與官之衝突。不知官與紳之旂鼓方張。而紳與紳之甲兵又起。

大紳與小紳衝突 頑固之紳與開通之紳衝突 甲校之紳與乙校之

紳衝突 少數紳與多數紳衝突 總理紳與協理紳衝突

以上又紳與紳之衝突。合而觀之。官紳既遞相爲水火。而一般之學生。又復少年無知。黨同伐異。別戶分門。紳與官衝。則附和紳。以攻官。學生與紳衝。則附和學生。以攻紳。學生與教習衝。則又附和學生。以攻教習。相衝而不已。學堂幾成

爲戰場之地而全體退學之聲日闐傳於社會究其所以相衝之由皆不外假私以爲公嗟乎舊德既沒新德未生青黃不接之時而官紳鑽利營私之習更較前而加厲使學生有以藉口迨至一經破壞熱誠之士從而解體事後輒歸咎於年少之學生平心論之學生雖不善而官紳亦未得稱良也使此種風氣遞相扇演竟無休息吾知清流之紛爭未止而元兵渡河東林之黨禍方終而明社收鼎前事在邇可爲殷鑒愛國之士宜熟慮焉

紳與教員衝突

紳恨教員意見不合

教員恨紳不知教員

恨教員課業偏私

不明權限

恨教員不勤職務

私心太重禮貌不周

學生恨紳

引用私人

學生攻教員

擅權專制

學識淺陋

意有偏袒

細行不謹

剋扣伙食

逢迎紳士

頑固不化

徇情利己

此外尚有甲校之教員與乙校之教員相衝者不及備載也

又提人心  
看者勿忽

由是觀之。舊道德之城垣。已被新潮流所冲激。而不能以當其鋒。官紳教員。又不能爲道德之保障。而反挾私營利。自破其隄防。儼若示其罅。而授其隙。以爲新潮流。交攻之地。自是以往。新潮流。遂如洪水猛獸。日汎濫於中原。有橫決不可收拾之勢。在上者。輒諉過於少年之喪心病狂。貽誤國家。而不知有提倡維持之責者。實隱有推波助瀾之勢。兩相比較。齊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近者中原大勢。日趨危亡。吾知黃禍之說。終虛亡國之慘。在卽不知素以救國自命者。曾亦自返否耶。

達真將此段看完。暗暗地點頭嘆息道。內而政府腐敗。如此。外而督撫腐敗。又如此。兩無可望。勢不能不望於少年學生。今學堂又鬧得這樣式的稀糟。我們中國。難道就中了外國人所講的十年滅國。百年滅種的那句話頭麼。翻思覆想。一個人正坐在那裡出神。只見沁仁手裡拿著一捲甚麼紙頭。從樓上走了進來。問道。這本書看完了沒有。達真道。剛纔看了一篇。沁仁道。如何。達真道。我看此篇。全從道德上立論。痛快淋漓。頗能將近日鬧學的病根。全盤托出。令我看了。著實難過得狠呢。沁仁道。這都是我們中國人心太壞的原故。所以無論

外國甚麼好制度。到中國人仿照起來。便鬧出意外的亂子來。令人夢想不到的。你看近日南京的徵兵與警勇又有衝突。說起來真著實傷心呢。達真道。徵兵衝突的事。不是蘇州已經鬧過一次麼。沁仁道。那是徵兵與營兵的衝突。這回是徵兵與警勇的衝突呢。說著便將手中所拿的一捲信遞了過來。

### 第五章 南京徵兵與巡勇交關

達真接來一看。却是南京一位朋友寄把沁仁的信。上面寫道

此間徵兵與巡勇又有衝突。其故因本月初四日上午。有徵兵二人。因一人偶患病。同願乘一東洋車。巡勇責以違章。兩相口角。巡勇即以手中所持木棍。肆行毆打。適有他兵見而不平。因此爭論。巡勇乃鳴警號集衆。將徵兵十餘人。捉送巡警局。下午徵兵營得知消息。因遣數人往警局。求其釋放。警員不從。乃擁入局內。將前時所網捉之徵兵數名奪回。而巡勇遂自毀分局兩所。以爲要挾地步。是日午後。適有徵兵某赴下關購物。各巡勇因而遷怒及之。不論誰何。皆持刃攔頭痛擊。兵皆徒手。勢不能敵。適傍有團防局。乃挈其兵器。與之相抗。由是互有擊傷。并衝毀警局兩三處。昨至彼處調查。皆不過

此篇乃紀實也

打碎玻璃窗數片。此外并無他物損壞。巡勇見勢不佳。乃以下關一帶巡卡均被打毀等詞。朦朧上官。而巡警局總督李某。又復奸滑成性。不知大體。乃捏詞走訴周督。闔城巡勇二千餘人。均以不站崗。爲要挾。署藩司朱道恩。佛素不以徵兵爲然者。及此次事出。正可藉此破壞。以遂其私意。於是乃左袒巡勇。力詆徵兵。江督鄒覆。遇事柔懦。不責巡勇之啓釁。而歸獄於徵兵之囂張。且不論是非曲直。與首禍者爲何人。乃妄殺徵兵二人。以洩其憤。嗚呼。步武文明之德。而施此野蠻之術。可謂冤矣。查此番肇禍之由。雖由於新兵之聚毆。則其釁實自於巡勇之無禮而開。况鬪毆之律。軍有常刑。巡勇之以不站崗。爲挾制者。其罪又較聚毆爲加等。今竟袒巡勇以殺徵兵。摧傷士氣。其有害於軍事界之前途。當非淺鮮。故縷晰上聞。想明達各公。當不下一掬同情之淚也。下畧。

丙午六月初七日

達真將信看畢。歎道。徵兵是中國一莊好好的事體。怎麼又弄到這步田地呢。沁仁道。將來中國的亡國。就在這裡。下種子。此刻他們還不知道哩。達真道。兄看這件事體。到底是巡勇不好。還是徵兵不好呢。沁仁道。凡百事體。總要求他。

一個根原方纔知道病之所在。如此次事體就外面看人都知是巡勇與徵兵不和從骨子裏講起來仍舊是新舊水火之緣。故我們中國近來見東西各國之強無不由於行全國皆兵之制。又見近日綠營氣習太深不能振作。於是乃創爲徵兵之舉。且知中國自古昔以來多以兵役爲賤。苦上流社會人每有好鉄不打釘好子不當兵之謠。又深恐人以爲賤而不來也。乃創爲入伍當兵三年即可從此出身。且一切規則與舊時召募之兵全不視同一律。自此議一興鎮江揚州蕪湖各處之應徵者絡繹不絕。其初徵也紳董爲之聳踊激動其去也學堂爲之團體歡送。或唱愛國之歌。或製黃龍之旂。軍人之祝詞方酣萬歲之歡聲震耳。風發颺起。舉市如狂。你看人之視徵兵也如斯其重。徵兵之自負也當亦不薄。我當時在鎮江曾對人言。今日中國智識稍開程度不及如視徵兵太重則徵兵之氣燄方張。舊時之募兵必有相形見絀之勢。一重一輕之間禍亂卽隱於無形。君等當慎之。某君聞我言嗤之以鼻。我亦不復言不意未及半年乃有今日交鬪之事。然其禍實隱伏於激動迎送之間。而人不能覺。今試爲兄一言之。

老成深慮  
之言淺人  
此何足以知

此種激動  
之言全是  
騙之以利

### 紳董之激動徵兵曰

「此次的徵兵與當初的營兵有天淵之隔。你們若肯去不要五年就可以作官了。當初的營兵全是無賴。比不得你們是有身有家的。就是犯了事。營官統領也不敢來打你的。我看快活的狠。你們不可錯過了機會呢。」

沁仁講到此處。又對達真說道。你看這樣的激動話頭。令徵兵人人心中有一不須五年就可作官的念頭。個個性高彩烈的。似乎就要作官的樣子。又加以說犯了事。營官統領都不能打罵他的。因此氣燄更覺高長百倍了。所以某某徵兵常對人言。

「我們的位分不同。舊日營勇算不得甚麼東西。」

此種話頭幾乎成了徵兵的普通智識。然他們既自以為位分不同。就應該自尊自貴的。纔好。那知他們又不知自愛。徒學得一個人不能近的樣子。由是營兵則恨徵兵入骨。聞某營兵言曰：「他也是兵。我也是兵。難道他們就這樣的尊貴。我們就這樣的輕賤。唉。有天撞在我手裏。我殺他一個不亦樂乎。他纔曉得利害呢。」（南京的巡勇即舊日散兵）

你看這樣話頭。似新舊兵已有冰炭不容之勢。又加以官吏之不善。今述之如左。

兩江人實  
言不能當  
兵此老無  
見不爲無

南京督練公所總辦朱道恩佛。素日本主張召募湘勇者。故其視徵兵也。陽若不分軒輊。陰實忌之。入骨久欲乘釁以破壞之。始爲快。故觀其平日對人之語。每謂兩江的人。只好在家裏抱老婆罷了。當得甚麼兵。他們不知道的。定要主張徵兵。我看沒有甚麼用處。還是召募湘勇較有把握。觀此則其平日對於徵兵可知。

督練處之協統某某。自徵兵抵甯。見上峯既置之於有無之間。彼等卽意存漠視。平日無事。則聚集同寅逍遙於秦淮河畔。絃歌震耳。畫舫連雲。翠繞珠圍。自朝達旦。顧而樂之。自以爲天上人間。何幸得此人以徵兵事爲問者。則高吟龔定菴從。今不灑閑涕。淚渡江。只願別娥眉之句。以爲英雄兒女。畱一段佳話。聞自去年開辦徵兵以來。彼等不但不爲徵兵少籌一教練之法。卽問以新兵現在駐紮何所。彼尙瞠目不能對說。要問統領纔能曉得。觀此則彼等平日對於徵兵更可想見矣。依此看起來。徵兵既氣勢囂張。而營兵又恨之。又有不可兩



此種帶吏  
中國遍地  
皆是

中國官場  
實實可怕

今中國就  
是此種現

立之勢爲之協統者。平日概置之於自生自滅。有督辦之權者。又復欲乘隙而破壞之。是徵兵之不能見容於今日亦所宜然。但是當時還有一件的奇怪現象。說起來真真可恥得狠呢。達真道甚麼奇怪的現象。沁仁道就是初四日事起之後。巡警局總辦李郭凡見事體鬧得大了。怕徵兵統領徐國卿鎮軍先行上院。貽誤他的事體。他便乘機先打一德律風與徐。囑他漫上院。我即往尊處相商。徐鎮如其言。在營坐候。至三點鐘之久。尙未見李至。差人往探。始知李已先上院。并誣報巡勇曾被徵兵殺斃二人。從下關北門橋一帶之巡警。卞全被擊毀。且目擊徵兵長官親身督兵鏖戰云云。江督爲其所惑。大怒不可遏。迨徐鎮軍上院。乃大遭申斥。從此殺徵兵以謝巡士之大獄。遂成而不可挽。咳。達真兄。你看官場中這種的鬼蜮伎倆。居然明目張胆以行之。說起來作事的人真真危險得狠呢。達真聽沁仁說完。便憤氣直衝。立起身來道。明明一件好事體。到了中國人手裏。便有許多花頭。我看此事究竟怪不得徵兵。只怪這一輩金錢鼠繚紅纓帽的王八羔子雜種。只顧著自己飯碗生根。全沒有半點公道的心腸。無怪于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是糞堆裏蛆。終日你擠我。我擠你。一世不

象真志一  
的。了。一。嗎。好。  
世界上一  
有求已一  
得。住。的。最。苦。

會好的了。我看既是這樣。倒不如亡了國。爽快些。這一輩皮包骨頭的東西。有甚麼救法呢。沁仁道。達真兄。你不要這樣的氣。我們中國的事體。那一件不是這種樣式呢。如要氣我。早已氣死多日了。我看還是做自家的求己功夫。緩緩兒再講罷。說罷。家人已開上飯來。兩人吃完。已是上燈時候。沁仁道。你看兩日。聽見我說這些脹人肚皮的話。你的血液激刺得狠。今晚可以同我出去走走。也好散點悶氣。達真道。出去走走也好。倒沒有甚麼去處。沁仁道。今午有位朋友。送個信來。說他纔從東洋轉來。身體不大好。現住在後馬路福興棧裏。我兩個看看他去。倒又可以聽聽新聞。你看好不好呢。達真道。這位朋友姓甚麼。沁仁道。就是黃靜真先生的世兄。名毅。號堅伯。此人性情甚和平。學問也好。前三年自備資斧。往東洋游學。現在纔卒業回來呢。達真道。說起來。我樣。前數年在上海某處。曾見過一面。不是他能寫個大字嗎。沁仁道。正是此人。如此更好同去。你看時候不早了。說罷。便與達真出門。顧一部東洋車。往後馬路福興棧而來。及至到了棧裏。問明是住在樓上房間。便踏步登樓。茶房指引一所房間。沁仁同達真兩人走了進去。見堅伯尙橫躺在鋪上。一見是沁仁來訪。就立即起

王襄卿受賄破壞禁售美貨事竟擄至東洋諺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貪財者察諸

身與沁仁達真拉手行禮。沁仁并替達真通報了姓字。堅白道：達真兄，兄弟前數年過上海時，是不是在王襄卿處見過足下一面？足下尙記憶否？達真道：剛纔兄弟聽見沁仁兄談起，便知道是足下了。沁仁道：依此看來，可謂不期而遇，一見如故了。言罷俱一笑歸坐。

### 第六章 瀛海歸來譚

三人坐定。茶房送上茶來。堅白開口道：兄弟昨日因輪船上來，受些風寒，所以不得早到府上趨候。又勞玉步，實在抱歉得很呢。沁仁道：你我患難之交，不用客氣。但不知現在貴恙已痊癒了沒有？堅白道：今日已好多了。惟稍須有點怕風。所以安排明早到我兄公館裏來呢。沁仁道：病是要緊的，倘見不得風，還是要養息纔是。堅白又向達真問道：足下此次來滬，見過了襄卿兄沒有？達真道：聞他往北京去了。所以未去看他。堅白又道：此公因禁美貨的事，名譽鬧得狠不好呢。達真道：人家都說此公心地甚是險惡。我看不過愛財如命，忘却公理罷了。足下以爲如何？堅白道：不錯不錯。沁仁問道：堅白兄此次由東來，想已是卒業了。堅白道：我是今年正月裏已經卒業。不過我想在東京考查幾種實業。

的事體，所以遲延未返。前月接到家信，要我回家辦點小小事體。因此纔轉來呢。沁仁道：近日東京有多少學生？堅白道：大約總有一萬二千人了。沁仁道：學生有這樣的多，但不知求學的情形如何？堅白歎道：近日東京學生的情形，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我也不忍說他了。沁仁道：其中想也有好的。堅白道：好者我不敢說，其全無但是好的，如鳳毛麟角，劣者比渡江之鱉，還要多百倍呢。沁仁道：但他們進的是那幾個學堂？堅白道：各處學堂都有，以同文、弘文、政法、幾學堂爲最多。達真插口道：游學的多，也是我們中國前途的好影響。只要他們曉得游學，這就好了。可以不必求全責備呢。堅白道：他們的游學，并非出自本心，不過見得東渡留學可以博取捷徑的科名，所以上而官場，下而豪賈，或運動公費，或自備資斧，使之前往。其實此等子弟，年紀雖有十六七或十八九，若在中國講科舉的時代，僅僅纔有作破承起講的資格。今一旦到了東洋，阿衣烏哀，尙未曾上口，不是進早稻田大學，專門便是進弘文、政法、習師範、習法律，更有那太不自諒的，還要想進日本帝國大學，習專門政治呢。這等學生，到了三年畢業，日本又不認真考試，只要他能抄幾句講義，便可一例卒業。

但是他門得了這個卒業文憑。便眼睛掛在頭頂上。嘴巴掛在屁股上。昂頭露尾的跑了回來。不是罵這個腐敗頑固。便是罵那個無愛國思想。到了問問他自己。還不是愛錢愛女人。愛進士翰林。比那頑固腐敗的人。還要勝過百倍哩。你看這樣式的學生人家見了。以為東洋留學轉來。不過如此如此。以後自愛者。遂不敢教子弟出洋游學。這不是影響於我們中國前途甚大麼。達真兄。你以為如何呢。達真歎道。東洋學生。又是這樣式。真是中國一無可望了。沁仁接口道。這都是心學不明的原故。若這些人知道問心在中國先作三五年預備功夫。那就可以免却此弊了。堅白道。是。預備工夫是游學頂緊要的。我嘗講無論到日本到歐美。倘中國學問全無根底。不怕他學得甚麼特別的本事。終究是無益於祖國罷了。沁仁兄。你看是不是呢。沁仁道。確然確然。東西碩學巨儒。無不以保存國粹為宗旨。如歐儒亞里斯多德。有言謂求他國之學。而不知本國歷史文學者。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斯言可謂知本。但是中國人多為浮世科名所累。求速太過。流於舍本守末之患。這都是人慾橫流的緣故。吾儕欲挽今日厄運。正當從此等處下手。方能得其要領。堅白兄當亦表同情之感也。

堅白聽到此語精神爲之一振。不覺歎道：吾兄之言。句句從咽喉上著刀。雖孔孟復生。無以異此。弟當書紳以誌不忘。隨又言道：聞足下前數年由歐州回國。又旅行各行省。想內地情形知之必深。改日還欲求教一二。沁仁道內地情形。雖各有不同。可以私詐兩字了之。我現在千言萬語只見得求心一著。爲有把握。這幾日與達真兄暢談一切。無非發明此意。改日兄有暇。可同來大家研究。研究半晌達真接口問道：去年冬間因日本政府要立一取締清國留學生的規則。聞留學生狠鬧得不成樣子。那時足下在東京沒有。堅白道：因鬧取締規則的事。中國人出醜的狠。至今日本人談之猶傳爲笑柄呢。那時候兄弟尙在東京。見鬧得太兇。曾替他們陳說利害。無奈人多口雜。有主張歸國的。有主張不歸國的。紛紛擾擾。如一群盲虫在那裏辨不出東西。西北的亂飛亂撞。其實誰人捨得回來。口中雖在那裡講硬話。腸子裏向的吊醜屁。早已一串串的溜放出來。說起來真令人氣煞哩。達真道：到應首先發種者。是些甚麼人。後來主張歸國者。又是些甚麼人。堅白道：首先發種者。還不是幾個平日愛發議論的人。到了後來。全是一片謠言。到了振武就謠傳弘文已經停課。及到了弘文。

夫革命者不可不談也。談日前群虎爭食之時代。復加之亂。黨橫。使外人乘機而至。實速中國之云也。此種亂黨。吾平素目之。如若蠅滿身。身終日營營。令人討厭。

又謠傳振武已經停課。先不過是你謠我。我謠你。大家謠謠罷了。到了大家都算不清的時候。就真真停起課來。那時候禍就不可收拾了。事後考究起來。纔曉得是革命黨幾個人。在這裏作造。所以歸國的議論。全是這一般人主張。但他的主意。不過要大家一齊落水。就達了他們目的。這就是當日鬧規則的大畧情形哩。達真道。革命黨的人。近日在東京者。還有多少。到底有甚麼實力沒有。堅白聽達真問到革命實力幾句話。便半晌不語。又用眼睛瞟一瞟沁仁。那時沁仁也就會意。即接口道。革命的話。若真革命當俱一種豪俠氣槩。此種偽革命。最無廉耻。假革命之名。以騙財是真。故無知少年亦易上鈎。我看說來。長我家裏。尚有一冊革命平議的書。乃事一位朋友作的。頗能中肯。達真兄若要看。等些回去。我翻把你一看。就知道了。此刻堅白兄的精神。有些不大好。我們還是談談東京的風景。大家也好暢快暢快。你看如何。達真一聽此語。便知道堅白心裏。有不肯輕談革命之意。又見沁仁將話頭遮斷。也就不言語了。沁仁又接口言道。我當初到東京的時候。留學生一個人還沒有來。現在不過四五年光景。就有了一萬餘人之多。真是料不到的呢。堅白道。人去得多。笑話也。

就多了。沁仁道。近日有些甚麼笑話。堅白道。要講他們的笑話。恐怕一冊書也記不下。沁仁道。今晚無事。何不畧說一二。等我們大家來開開心也好。堅白也笑道。甚好甚好。待我取本新笑林你看。但是你看。了切莫要氣破肚腸。那我可不管事的呢。說罷便從行李箱子裏取出一本小小的白紙書。遞與沁仁。又呼道。達真兄。你來看看這上而。牛鬼蛇神無所不有。看了這本小小的書。便如臥遊了東京一場呢。沁仁便展開與達真兩人觀看。只見上面載道。

第七章 東京支那學生之現象記

獸吃 竹枝詞附

神田一帶。爲中國學生薈萃之區。每當夕陽西下時。三三五五。彳亍於大道之中。有駝其背者。有鶴其肩者。有搖頭左右望。兩足作八字走者。情形萬千。不可思議。更出奇者。莫過於以兩手送柑入口。隨走隨嚼。酸沫潰溢。濺及行路。日人見之多呼之爲獸吃云。曾見某君有竹枝詞數首。僅記其一

夕陽短柳神田道。駝背鶴肩入畫難。皮鞋拖泥行八字。且張大口嚼蜜柑。

支那人之鼻涕

留學生之  
爲獸吃尤  
可庶幾尚  
有出使某  
國欽差大  
臣崔壤一  
者敢以一  
二事論之  
崔某指甲  
長二三寸  
與西人同  
餐常以甲  
挑食鹽至



爲座客面  
斥有日腿  
中又羊地  
力猛犬腳  
爲小犬屨  
去崖倒屨  
道之洋人  
大晒其餘  
器竹難逃  
室堂中國  
偏選此庸  
劣之員解  
命者不辱  
君也

中國此種  
習慣不知  
何時始可  
免除

歐人之噴鼻。則掩之以汗巾。日本人則掩以昏頭。藏而棄之。皆所以自求清潔之意。獨中國人不同。每於稠人廣坐之中。犬道通衢之上。以手作蘭花式。用拇指與食指夾鼻梁。呼然一聲。涕隨聲下。噴珠飛溢。遠及數尺。穀擊肩摩之地。常有著清潔服裝。被路人鼻涕所污點者。故日人譏之爲支那人之鼻涕。而有由來也。

### 皮鞋與支那人之性質

皮鞋一物。足以驗學生之勤惰。日本各學生。每日必用油搽拭一次。至軍隊中。更以此定爲功課。視之尤重。惟中國學生所著之皮鞋。有一月尙未油搽一次者。泥土蒙污。深不見底。在東京某報云。觀支那學生之皮鞋。足以代表支那人之性質。

### 裝束之怪異

凡人之裝束。欲西則全西。欲東則全東。總以上下一色爲相宜。非以重觀瞻。亦以存國體。如中學生之裝束。有不可思議之妙。有通身西衣。腳應仍穿一鑲雲緞鞋。有外著和服。日本大袖之衣名爲和服貼身乃襯一摹本緞袍。每至時交冬。令學生中有

內著皮緊身棉背心數件。外仍以學生衣罩之者。臃腫奇形。勝於牛鬼。又益之以盤髻於頂。帽聳如山。有至東京不以剪辮爲然者。則梳而盤之於頂。髮太多者。帽頂恒露一尖形。甚不雅觀也。此一種奇妙情形。日人謂之爲廿世紀支那學生之特色。亦足羞也。

東京支那之料理

日本某報云。支那學生口腹之慾。近來異常發達。前數年支那人所設之料理館。不過二三家。近則神田本鄉一帶。支那料理館增設至三十餘所之多。每日即禮曜拜日。休暇。學生輩三五成羣。團飲於其中。嗚掌呼人。敲盃唱戲。酒酣耳熱。時狂度。達於極點。舉手動足。與館中女僕輩作百種調笑。猥邪譁浪之聲。震達鄰宇。此種現象。每日有數十起。殆不可紀。卽非日曜日。其成羣結隊而至者。亦屬不少。甚有與館主人串通。偷宿其中。通宵達旦。作種種淫污苟且之行。而不以爲恥。以支那今日時勢。破國亡家。眉睫間事。若輩遠游異國。不思憤志於學。歸而供祖國之用。而乃日事口體之樂。荒棄學業。令吾人見之。焉得而不爲之齒冷也。

### 香水與粉飾

更有不知自愛者。日以修飾爲事。頭必求其光艷。衣必求其鮮麗。甚有髮捫油膏。面搽粉紙。身染香露。胸綴明花。每於朋從會聚之間。此輩翩然來集。左旋右盼。顧影自憐。其一種楚楚動人之態。令人三日心麻。五日作嘔。但思彼輩游學他邦。不知自居何等。毋怪乎日人某曾有詩云。東渡三千童。男女歸來依舊可憐。虫斯言洵不虛矣。

### 科名與學生之關係

某報又云。三年以來。支那學生由數十而增至數千（近且達一萬餘）。其游學思想之發達。乃一與千之比例。老大帝國有此可謂一好現象。昨據早稻田大學某校員之報告。謂彼至支那南北部作切實之調查。始知支那學生近日東來之多。實由於滿政府之廢科舉及賞賜舉人翰林之兩途。并非出於學生之本意。卽間有二三眞心愛國者。惜爲數太少。又易爲支那官吏所忌。假使滿政府改降詔旨。謂出洋游學與各省士子視同一律。吾知不數月東來游學者必減少十之五六。設再改頒一詔。謂仍復開科舉。不重游學。吾知不數月則東

數語把近  
時游學者  
之心肝全  
數托出

中國內容  
久爲日本  
入洞悉無  
如新政府  
行新政之  
切不取甚  
解國民也  
悲不憤

來游學者。又必減之。十之八九。此一定不易之勢。無容爲支那人諱也。我實見夫支那人之負笈重洋者。實不關心於國家之危亡。只私計於個人之利益。故政府以科名爲釣餌。而人亦隨政府之釣餌。爲向背不觀。夫丁酉戊戌之間。支那政府有罷停科舉之意。人心卽爲之一動。迨西后垂簾。推翻新政。則前之改絃易轍者。一變而復萌其故態。聞且加厲焉。此爲支那人無獨立性質之鐵証也。由是以觀。則今日支那學生。雖多。實不足爲支那前途喜反足爲支那前途憂也。

### 吉原妓館之利源

吉原一區。本東京娼妓林立之地。平時冶游於其間者。以日本腐敗紳士。及放蕩商賈兩種人爲最多。自明治三十四年間。日人赤十字會。有提倡娼妓廢業之舉。而娼妓遂日漸減少。操此賤業者。日憂經濟界之無起色。迨至中國游學者。日增月盛。不肖者。常日出沒於其間。賣笑纏頭。任意揮霍。遂使吉原妓館之經濟界大闢一利源。故去年因取締規則事。學生有倡議全體歸國之事。各妓館。鵠兒聞之。皆憂形於色。以爲此舉若真。夜度金當減去其半業。此者必種

望生色也。見大坂某日報之評欄

### 旅館浴室之怪形

日本習慣男女同池而浴。不以爲異。自內地雜居之議成。日人恐爲歐人評笑。已於明治廿三四年間。大行禁止。而下等旅舍浴室中。時偶一有之。然亦鮮矣。自中國學生至東。少見多怪。饒涎過丈。每於旅館浴室。見有下女裸體其中。亦不污而俗。廁身其間。拍掌歡呼。任情調弄。鹿馬鹿馬。日人罵鹿馬即中國混賬之意之聲。不絕於耳。其一種輕佻卑賤情形。常爲日人所不齒。日本某名士嘗語人曰。支那學生到處。壞人風俗。不淺。此其一端也。

### 車夫與學生之問答

日本識字之人甚多。車夫走卒。皆能讀報。知外事。自日本勝俄後。不論其他。卽其車夫。亦有輕藐中國人之心。每爲學生輩拉車。於攢頭前奔之時。常廻顧作賤而鄙之之狀。以問某學生曰。日本卜露西亞卜ハ。戰爭シテ。イマ日本ハ戰勝シタ。你等知ルカ。(其意謂日本與俄國打仗。現在日本打勝了。你們知道沒有。)學生每有初至日本。不解其作何語者。則順口應之曰。ソデラス。其意

情形如繪

中國人可憐

聞之痛心

隨便洩瀆  
實屬野蠻  
請看瀝城  
門口爲最  
熱鬧之處  
於婦女與  
極係出入  
所謂諳於  
外交之官  
口常見之  
不過如是

曰。是也。車夫見此情形。更得意揚揚的。又笑問曰。リテナラ。你等ハ羨チヤ。ナイカ。其意謂你們既知道了。也眼熱沒有。學生仍不解。又答之曰。リテ。ス。車夫見學生不懂其語。又連聲的道。支那人ハナンテモ知テナイシヨウ。(其意謂支那人甚麼都不曉得呢。)此種問答。在東京學生。日有數遇。觸耳傷心。言之生愧。吾不知身親其境者。亦曾知憤愧否耶。

### 三層樓游歷員之出醜

中國游歷員之到東。丟盡國醜。不知凡幾。其最出奇者。莫過於神田纒本館三層樓上之小便。山東某道員。體壯而癡。抵東後。一概情形不熟。寓纒本館之三層樓上。室甚精潔。東洋旅館。每層樓必有一便所。某員不知。夜半睡醒。胞脹甚急。見旅館後面。乃一空闊地。以爲與中國客棧相同。可以隨便洩溺。遂任其意之所。不圖便隨柱下。樓板艸蓆。浸濕殆遍。翌晨。日人見之。憎怒之形。顯諸詞色。輾轉詰問。某道員乃以打翻面湯爲枝梧了事。至今日人尙傳爲笑柄也。

### 游歷員與女教習之問答

女教習某。乃日本華族女學校之著名人物。江南某道員。抵東京。由公使館學

日本風俗  
與上海始  
與無異笑  
蘇不笑嬉  
貧不爲大  
然不該作  
此無賴行

醜形賤樣  
如見其人

生某爲彼紹介。遂得謁晤。日本風俗。凡男女相見。并無避忌。某道員見彼處女學生甚多。其中頗有姿首者。乃涎臉的問道。我現在沒有姨太太。請替我做個月老。把你們標緻的女學生選上一個。可以不可以呢。達問數次。女教習某不解其語。於是某道員又連向學生某。作揖打恭的。說費心替我繙譯一聲跟他聽。看他如何。某學生不肯。強之再三。始爲之繙出。女教習某聞之。嗤然一笑。答道。妾ヲシテイケナイデスシヨウ（其意謂作妾是不能夠的）某學生又爲之繙聽。某道員乃變口道。不作姨太太也可以。時旁坐有一女學生。貌甚麗。某員乃用手指著道。只要樣他這樣式。就把他作官太太。你看好不好呢。言時一雙眼睛。笑鈎鈎的。釘著那女學生看。似乎要瞧著兒麻上來的樣子。口裏還打著中國語。獸聲噎氣的問道。你有十幾歲了。你願意到我們中國去嗎。女教習雖不解其語。覺見其面目可憎。乃嚴氣正色以待之。某道員自知無味。噲然而退。迨出門時。尚幾番回顧曰。那個倒不錯。東洋到底有好的呢。噫。以中國如此之游歷員。焉得不丟盡國醜。然又豈僅某道員一人已哉。殊足悲也。

### 自修室之墨畫

中國人畫壁畫墻之習慣。自少小時已養成。每見孩提入塾。四壁窗櫺。莫不墨汚淋漓。幾無白地。不意近數年來。此種風氣。竟橫發達於三島之地。日人常言。支那人曾住過之室。必須重行修糊。不然則壁上似龍非龍。似蛇非蛇之奇觀。令人不能終朝居。卽此可以見支那人之自修也。

講堂上之果實

外國學校規則。一自上講堂。從未見學生口含食物者。獨中國學生不同。聽鈴聲搖動。或有食未盡之果實。則收而藏之於衣袋。迨聽講時。暗中竊食。齒聲脆然。若有餘味。果實之壳。皆拋置於几席間。狼籍滿地。令人攢眉。日本教習某謂支那人之饑口。爲世界萬國所無。非虛語也。

講堂上之競爭

學堂乃文明發生之地。卽中國舊習。進退雍容。亦著在禮經。况留學異邦。個人之行。爲外人每視之爲全國之代表。其進退之間。不知當如何慎重。始足彰一身之德。而不貽國體之羞。每見我中國之學生。於上堂聽講。鈴聲搖動。恐後爭先。有失落筆者。有遺脫書者。有墨水瓶撞碎者。張皇之色。如放囚徒。吾不知自



命爲國民之先導者。其舉動。乃是耶。吾嘗謂中國學生。以上講堂。先後之爭。移而作道德智識之爭。則廿世紀爭競之烈場。中國可以首屈一指矣。或謂余曰。講堂之爭如此。食堂之爭。更有不可紀極者。一嘆。

### 王陽明生於日本

日本維新諸豪。如吉田松陰。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無不得力於王陽明之學。近世日俄戰爭。對馬海島一役。東鄉平八郎以相等之軍艦力。四十餘時間。殲俄艦全軍。使之隻輪不返。觀其料敵之精密。執事之靜逸。從容布置。不爲物動。故能奏此黃白相戰之第一功。然聞其語人。謂平生得力在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是以處危難而不驚。自此日人之視陽明。愈益加重。故近日彼中人士。每與吾國人言。則必談及王陽明之學。有某省師範生。平日於陽明書。尙未寓目。卽陽明出處。亦覺茫然不解。某日與日人談。日人謂陽明先生之學。吾國人皆以此爲宗。支那學生更宜研究等語。某師範生用筆談答曰。貴國能生一個陽明先生。所以能打破俄國。若敝國也能生一個陽明先生。那就好了。日人大異之。又寫道。陽明先生。乃是貴國的人。并不是敝國生的。難道足下還不知道麼。某

師範生又用筆答道。恐怕不是做國生的。要是做國人。何以我從未聽聞人家說過。先生怕記錯了麼。日人見彼真實不知。乃一笑置之。後常對人言。支那人來此習師範者。連王陽明都未知道。殊覺可笑之至。然此等師範生學成歸國。恐亦非支那之福也。痛哉言乎。

留學速成之弊與退學之弊

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之留學外洋者。無不犯欲速之病。苟乎日。鏗而舍之。雖朽弗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今之留學外洋者。又無不犯一鏗便舍之病。世界上無論何等學問。非以數年之精力。求之。萬不能得絲毫之效果。今日少年之士。一至外洋。便思不翼而飛。不脛而走。或三月。學師範。半年。學政法。以走馬看花之眼。入珠光璧色之山。有何所得。徒勞往返而已。更有甚者。不自審量。心多意雜。今日進弘文習師範。明日又思進振武習陸軍。至後日。又思習理化。學政法。無論一人之精力。不能及。且他國亦無此等容易學問。即絕世聰明。而見異思遷。亦未免半途廢棄也。曾滌生所謂坐這山。又望那山。及到那山。又以爲不佳而去之。乃學者之大患也。日本人之

今日出洋  
學生可各  
書一通以  
證之座右

言曰世界無速成的學問。即進早稻田大學三年。到日本尙討不著飯吃。此非誇語。吾不解近日留學之士。一自外洋歸來。挾有早稻田大學文憑。便目空一切。心滿意足。俗語云。池裏無魚蝦子貴。諸君既甘爲蝦子。吾復何責。然而羞矣。留學日本之十二利與三害說。日人某嘗謂支那人東來留學與游歷者。有十二利於日本。有三害於支那。今述如左。

### 十二利於日本

一利於三菱公司 謂往返船金也

八利於妓館 謂好冶游者多也

二利於正金銀行 謂匯換日鈔也

九利於米肉雜物店 謂食之者多也

三利於旅館 謂學生寄宿多也

十利於辦學者 謂人多而獲利也

四利於舊新書店 謂購圖書者之多也

十一利於謀教習者 謂支那人聘之者多也

五利於勸工場 謂學生需物之多也

十二利於張大日本之國威 謂支那學生歸國

六利於鐵路公司

好張大其詞以驚嚇鄉愚也

七利於東洋車夫

謂乘之者多也

三害於支那

學得不規則之自由平等一害 藉日本之學以欺人二害 以日本爲求科名之捷徑三害

以來此者。每人每年作五百元算。現有支那學生乙萬三千餘。合而計之。每年有六七百餘萬之多。以外尚有購器械聘教習等類。不在此數。噫。以中國一年費去六七百萬之巨金。而乃養成此一輩蠅取草。植物學家近新發明一物謂之蠅取草。其置之植物類不可置之動物類亦不可。之學生。只利於人無益於己傷心之事。當無有逾於此者矣。雖然。近日譯出書籍甚多。亦足以傳渡文明。然以此爲數百餘萬巨金之代價。終有得不償失之數。使中國人不早自爲計。其禍尙貽於無窮也。可不懼哉。

沁仁將此篇閱畢。看時表已有十一點鐘光景。便將書攔開。回頭向堅白言道。此篇雖以嬉笑怒罵出之。看來其中却有至理。非深有經驗人不能知此。真真有趣得狠。我看後面還有許多。今晚時候不早。恐看不完了。改日再看罷。堅白道。此書本是一個富於經驗人作的。後面尙有許多親切痛快處。後前面還有趣味。吾兄如歡喜看。可拿了去。過兩日替我送來就是。達真道。我看此書狠可

惜乎後面  
不得看見  
令人養養

以印刷起來。等他們看看。也好曉得自家這種腐敗氣習。以後就可以改變。也是好的呢。堅白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是現在我沒有工夫。將來還是要費沁仁兄的心呢。三人又談了些別的話。沁仁看時鐘差不多有十二點。便向堅白言道。明日貴恙全愈。請到敝寓談談。現在時候不早了。說罷便與達真辭了堅白回家。及至到了家裡。底下人點上燈來。兩人又用些茶點。坐談一會。達真道。先前與堅白談話時。說到革命實兩個字。他就默默不言了。我看他的意思。狠不以革命爲然哩。沁仁笑道。此公先數年也是狠愛講革命的。不過看見現在時機不同。又經了一番磨鍊。所以比先前和平多了。吾兄與他初見面。就問到革命上去。我看有點不相宜。兄以爲如何。達真道。我與他談時。因他講到東京革命黨的事。所以我不假思索。就沖口而出。我此刻還有點懊悔呢。沁仁道。這也沒有甚麼要緊。以後留心點就是。達真道。先前你不是說有一部甚麼革命平議談的書。我想看得狠。此刻何不取把我看。沁仁道。書倒在那櫥裡。我看你今晚不要費神了。明日再看罷。達真道。我有一個毛病。聽見人家說有好書。我就不吃飯不睡覺。也不要緊的。沁仁道。如此我就取來你看。說罷又從

那書櫥裡取了出來。遞把達真。便就上樓去了。

### 第八章 革命平議

這裏達真接書在手。便如得了寶貝一般。真真不想睡覺。就在燈下揭開一看。見其中載道。

#### 革命平議敘論

庚子以前中國未有敢倡革命之議者。自拳匪肇禍。鸞輿西遷。聯隊入京。中原鼎沸。於是有漢鎮之變。有惠州之變。其時雖人懷野心。蠢而思動。然尙欲實行其革命主義。作秘密之運動。而未有明目張胆以形渚楮墨文字之間者。自庚子以後。割地賠款。創鉅痛深。草野驍雄之夫。歸能於政府之疲癯。闕元不能振作。且以無意識之排外。挑釁列強。四海有瓦裂之憂。黎庶受無窮之累。謀所以推翻之。以復漢人河山之舊。於是海外逋客。以憤刺之懷。發爲激烈之論。又益以少年之士。東渡日多。大聲疾呼。助彼張目。於是革命之說。刊之於報章。載之於雜誌。彰明較著。竟如錢塘之怒潮。大海之奔波。日益猛烈。澎湃而不可以遏制。此革命之說所由來也。

爲革命者  
當頭一棒

一字千金  
能知此可  
以言救國

革命之說一。張先由於政治問題轉而入於種族的觀念。以滿洲爲通古斯人。種與中原黃帝民族自古有夷夏之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載之爲主貽笑全球。此一說也。又以爲滿人入關蹂躪中原殺戮之慘。爲記載所未有。此又一說也。於是遠溯黃帝之源。近觀明室之禍。揚州則恨其斬戮十日。嘉定則恨其屠及萬家。三百年來之國仇。至此則舊案重翻。而有不可終日之勢。且與此事有關。係者如戴南山之集。鄭成功之傳。蒼水遺書。嗣庭往事。亦無不爲之蒐葺刊印。翻作鼓張而激烈一派。更覺血輪如火。豪氣成龍。暴動之說不離於其口。草命之軍。竟演而成書。兩三年來此種學說亦可謂風行一時矣。

今欲與之辨種族。則彼必以人爲媚滿。今欲與之論國仇。則彼必以人爲發狂。吾以爲天下事。既欲達其目的。雖不必先辨其是非。終不能不先明其利害。如以種族論。卽如彼說滿洲誠爲異類也。然今日滿洲之言語文字。已與中原同化矣。如以國仇論。又如彼論滿洲誠不可兩立也。然今日已渾同相安三百年矣。吾人試平心靜氣論之。滿人滅國之手段。較白人滅國之手段。其優劣爲何。如使逐滿人而復來。白人則印度安南在邇。可爲殷鑒。中國尙復有再見天日之

望乎。卽就今日時局而論。白禍已在眉睫。民生又困於水火。與其遂滿人而復遭白人之禍。何如合滿漢以共禦白人之爲。得計也。至熱心之士。每謂有排滿之術。而又不使白人干涉其間。此其說在坐譚可也。起而行之。恐未見其可也。近觀東京橫濱某報。有立憲革命之激辨。此則謂革命不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彼則謂革命始可以去專制。而求共和。反復數萬言。無非學理之見解。若從事實上之方面觀之。兩造皆不免隔靴搔癢之病。故稷稷兩可之言。拖踏行間。殊覺詞費耳。然彼之爲是言者。皆因未曾有實行革命之經驗。故言隨氣動。不能自己。究之合雙方而比較其爭論之點。主立憲者。雖退讓數十步。尙不失爲仁者之言。而主革命者。其立論雖高。而誇張陶誕之習。終不脫書生窠臼也。今爲設一問答之詞。以指陳其利害得失。所在不究遠因。但言近果。不爭意氣。但求實濟。愛國之士。曷諦聽諸。知我罪我一任之天下。

甲曰 今日時局。非革命不可。

乙曰 何以謂之革命。

甲曰 革其舊而易其新。如遂滿人而復漢人是。

平心而言。  
勿絲毫意。  
氣於其中。



乙曰 何以要逐滿人而復漢人。

甲曰 一則滿人乃異族。與漢不同種。戴之爲君。爲世界列強笑。二則滿人入關屠戮漢種。慘不忍言。雞髮令下。死者萬千。揚州十日。嘉定萬家。康乾年間。文字之禍。株殺千百。累及無辜。此仇不雪。漢人何顏以生存於今日之世。三則滿政府疲癯殘疾。不知振作。賄賂苞苴。賞罰不明。成爲風氣。以漢家土地。不少加愛惜。倒行逆施。縱拳鑿禍。割地賠款。月有所聞。使吾儕漢人。仍懵然如夢。不思逐以去之。則坐使錦繡河山。零剝片裂。以盡。滿人共不過五百餘萬人。不足爲惜。獨我四兆民族。將來必至爲牛馬爲餓鬼。身受其苦。永無有重見天日之望。有此三因。凡我漢種。而不思革命恢復者。真非人類也。

乙曰 誠如君言。國恥國仇。兩不可忘。危亡之禍。又迫於於風火。自宜革命。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達革命之目的。

甲曰 興革命之師。振革命之旅。直搗其巢穴。而擒其梟帥。掃清胡塵。而還我河山之舊。使三百年來。再見漢官威儀。如是而後謂之革命。

乙曰

天下事言之最易行之最難既曰興師振旅則斷非三四人或數十人可知不審此等師旅乃彰明較著以召募乎抑作秘密運動以聯結乎。

甲曰

革命之事自以秘密運動爲是或暗布腹心串通會黨千萬人可立致也。

乙曰

今日中國最靠不住者惟會黨最可怕者亦惟會黨平日打家劫寨殺人放火喪廉寡恥自相魚肉之事無不爲之以二三白面書生竄身其間欲以施其駕馭牢籠之術不惟不能受其範圍且恐先飽其殘忍凶悍之鋒而爲彼輩所先革命至暗布腹心一語不僅痴人作夢而又夢裏發痴自古腹心之士得之甚難况欺詐之習至今已達於極點試觀當今之人才誰是誰之腹心如有利可圖則仇敵皆可爲腹心一旦事机敗露有訪拿殺身之禍則腹心卽變爲仇敵請再觀三五年來之成績所謂勤王者革命者事前則爭權爭利刀鋒相對各自爲謀而表面又儼若患難生死之交者迨事机一變黠者則

棄而先逃。置故人於死地。不顧狼惡者。則投誠官兵。身亮眼線。何妨以同黨之頭顱爲一己陞官發財之地。言念及此。不惟齒冷。更覺心酸也。至如秘密運動。以今日警察遍地。恐聚集百人以上。亦將惹人耳目。何況千萬如尊諭云云。豈有撒豆成兵之術乎。抑有掩眼法。使天下皆盲癡。瞽瘖乎。不然則望天再生一鳥飛不到處。四圍空闕。以爲君等聚兵屯糧之地。否則請勿作是想也。

甲 於是色沮喪而不能語。

乙曰

姑舍是。卽如君願以相憤腹心佈矣。會黨迫矣。不知此千萬人。乃張空拳奮白手。以從事乎。抑如劉漢之世。斬木以爲兵。揭竿以爲旂乎。現今之世。徒手自不能與大器爲敵。自以預備鎗砲爲是。

乙曰

既曰預備鎗砲。必屬多數。而非少數。可知必屬購之外國。而非內地。可知此種軍火。不但外國人不肯發售。卽發售矣。而近來禁止軍器進口之例。甚嚴。豈此數萬萬鎗砲。能不翼而飛來乎。

甲曰

鎗砲既不能進口。亦不足爲慮。我乃利用借刀殺人之計。當可得也。

乙曰 何謂借刀殺人之計。

甲曰 中國近日新式鎗砲亦不爲少。我乃暗布黨羽運動其中。一旦有事。使彼倒戈相向。則無數之軍火皆可唾手而爲我用。

乙曰

今日鎗砲之最新式快利者莫過於南北洋然其軍隊不下十數萬人。能運動甲隊必不能運動乙隊。無論如何神通廣大又焉能人人而運動之。且今日人各自私之念已達於極點。今日被運動之人轉眼即可殺主動之人。如鄂中李某庚子之秋公然以殺拿同黨而得賞游擊之官者。北京吳某在京開照相館着馮某司事。馮因吞沒數千金。吳迫勒核算。馮含恨刺骨。遂密向某官誣控爲黨派。范與吳交莫逆。同爲所陷。此事見本年六月中報。歷觀往事可知將來。况營中軍令森嚴。耳目密多。一或不慎。則千人運動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如言無數之軍火不難唾手而爲我用。無乃夢中作夢乎。

甲 至是不能答。

乙曰

姑舍是。又如君願鎗砲足矣。千萬人立致矣。然兩軍對壘。用彈必多。

聞馮某已得直督萬金之賞。革命者可以鑒也。

真革命而宋得何妨。誣之可以陸官發財。是官場之慣技。寃哉。

革命軍既不能自行備製。一朝彈藥告罄。有鎗砲卽與無鎗砲等。試觀惠州之往事。終以彈盡而敗亡。君又何法以使之。

甲 又不能答

乙曰 又如君願。鎗砲有矣。彈丸多矣。然滿漢交爭。戰禍非數年所能已。請看今日中國所處地位。各國通商。教堂林立。大兵所過。殺掠必多。外國人焉能袖手作壁上觀乎。

甲曰 如能至此。當約束士卒。使之秋毫無犯。凡通商教堂之地。且一律保護。如是則外人當不能藉口也。

乙曰 革命師一起。則天下騷動。此一定不可逃之勢。試觀諸往古。以劉季子之驍雄。不能禁項羽之不起。以朱元璋之悍鷙。不能制陳友亮之不爭。近則如洪楊之亂。南方則羣盜滿山。任意出沒。而北之捻。西之回。又各狡焉以逞。不相統屬。可見亂機一動。雖有雄才。難於收拾。今之革命家。謂以心理爲約法。而無須乎慮此。可謂書生口吻。太不知事內之艱難者也。夫天下事後來之禍患。每爲始念所不能料。一黨

之意見。又安能強他羣使之必遵。如此軍以革命爲目的。彼軍則爲無意識之舉動。此軍則申明約束。以保護外人。彼軍則焚毀教堂。而肆意搶掠。此時革命軍聚一羣之流氓。哥老。偷兒。乞丐。訓練尙無說。甚經驗。無論不能與滿軍相敵。且恐自己節制其部下之士卒。尙虞人多品雜。有不服從其命令之患。又憑何勢力以壓制他人之就我。範圍乎。洪秀全之起於粵西也。其初數月。號令亦未嘗不雷厲風行。軍隊過境。有私取民間一物一飯者。殺無赦。迨至攻陷武昌。聚衆日多。燒殺淫擄之風。乃一長而不可復制。此事胡左集中亦曾言之。可察而知也。可見烏合之衆。數至一萬。則無奇不有。且以今日之天災流行。民窮財盡之時。平居無事。尙欲借旱乾水溢。以爲搶竊財物之口實。使一旦有機可乘。舊日之秩序一破。中原之人心惶惶。則此羣餓虎。蠢而思動。卽有三頭六臂之才。亦萬不能使其相安無事。況以此三鼓唇弄筆之書生。而欲節制其中。以達其秋毫無犯之目的。哄人乎。騙鬼乎。請去爾驕氣。與爾客感。口問心。心問口。以論之。當

亦可以恍然自醒矣。及至全局瓦裂。不可救藥。外人有詞可藉。不問誰爲革命。誰爲非革命。而雄兵攔入。以保獲租界。保獲教堂。爲名先據吾要害之地。以實行其瓜分之策。君又何法以禦之耶。

甲曰

外人文明。最肯承認獨立。歐美各國。已有成例。革命軍使人與之作秘密交涉。訂立約章。彼當可以承認也。

乙曰

此乃跪虎求憐之語。今日強權世界。有何成例之可據。凡天下事。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己之有備。假使與外人交涉。承認也。固勿容論。設外人不肯承認。則革命軍將以權力從事。強之使承認乎。

甲曰

不能

乙曰

既不能以強權使之承認。且可自由行動。無須用其承認。抑能與之一戰。以逐去之乎。

甲又曰不能

乙曰

如是則滿人未遂。而白人已來。白人來而中國亡。中國亡而人民必變爲牛馬。此豈仁者用心所當如是乎。亡於滿人。中國猶有恢復之

望亡於白人。吾恐天旋地轉。中國永無翻身之一日。此又豈智者所忍而爲此乎。知而爲之謂之不仁。不知而爲之謂之不智。不智奸如操莽。猶不肯爲。今之號稱救國者。坦然日以此言相扇揚。不復少存顧忌。不仁孰甚焉。吾竊爲諸君所不取也。

甲 於是瞠目不能答。

乙曰 吾請問子。今日言革命者。欲實行其主義乎。抑以帟上空談爲了事乎。

甲曰 既言革命。自欲實行其主義。何能事事空談也。

乙曰 既欲實行革命。不知欲實行於外洋乎。抑實行於中國內地乎。

甲曰 革命乃中國之革命。自以實行內地爲是。

乙曰 既欲實行於內地。何以近日之所謂革命家。在外洋則昌言無忌。猛虎不足比其威。一入內地。則胆戰心寒。雀鼠不足比其怯。此又何說也。

甲曰 一入內地。則畏拿辦監殺之禍。故變計而爲秘密運動也。



好言革命  
者對此能  
勿生愧

常頭一棒

乙曰

革命者殺人之事業。豈有欲殺人者而反畏人殺之理。又豈有畏人殺而革命中止之理。至於秘密運動。乃無聯欺人之語。究之彼所謂運動者。不過運動金錢耳。此外則別無所謂運動也。吾看謂今日所稱爲革命者。只好在日本東京革命。不然則在南洋羣島革命。再不。然則在上海香港等處革命。蓋以此等處所皆滿政府勢力所不能及之地。故不妨吃革命之飯。著革命之衣。以革命之理想。發爲革命之文章。寄他人之字下。言論任爾自由。滿人雖毒其奈彼何。若果坐而談之。望其起而行之。吾恐未能革滿政府之命。而先自革其命也。此其故。君亦知之否耶。

甲曰

其故何也。

乙曰

世有欲復祖父之仇者。恐仇人之不知。而先大聲疾呼。以告之曰。我欲復仇。我欲復仇。使人作加等之預備。而仇遂因此不能報。此其人若以爲愚耶。智耶。

甲曰

古語云。無殺人之心。而先有殺人之口者。愚也。有殺人之心。而使人

先知者殆也。此其弊正與此相等。何智之有。

乙曰：此其故君已知之矣。今欲恢復黃漢之河山，恐滿人之不知，而乃發爲狂言，憤語，載之報章雜誌，且大聲疾呼曰：我欲革命，我欲革命，使人作加等之預備，不惟仇不能復，而反死於仇人之手，此其愚又何如耶。

甲 於是不能答。

乙曰：古語又云：城狐不塗，社鼠不薰者，蓋以塗狐則城壞，薰鼠則社傾也。今仇人如狐也，如鼠也，中國卽城與社也。薰塗狐鼠，尙慮爲城社之災，豈有欲排去滿人而不爲中國計乎。此其故又當深長思也。

甲 至是則答曰：謹受教。

乙曰：人有病入膏肓而外復生疽癰之痛者，請於醫爲割而去之，醫曰：不可。非先治理其內而妄施刀針之術，恐元陽不保，外邪相侵而精神亦隨之而亡。夫以醫之治疾，尙有內外先後之分，豈有熱心醫國者，可以主張乎容氣而不爲之權，其輕重緩急乎。能知乎此，可以救國。

此等識見  
當今曾有  
幾人

甲曰 謹受教。

乙又曰。人有欲。改造其室者。而其先亦必計其建築之難。易工程之後。先木石磚瓦之多少。通盤籌算。而後鳩工庇材。皎然有下手之方。今欲改造一新政府。其難其易。相去又不啻千萬。試問近日所主張革命者。有何能力。與預備而敢爲是大言。古人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紙上空譚。誰不如我。乞兒欲食熊掌。明知求而不得。而信口譚譚。藉此以聊生津液。於彼願足矣。復何言哉。

乙又曰。天下事。議論家如下海。實行家如登山。議論家如壁上觀戰。實行家如身歷行間。議論家如村婆說白。實行家如少婦產兒。蓋以議論最易。而實行最難也。使中國三千餘年來。皆如議論家之所言。則降至今日。不惟百邁唐虞。千軼歐美。且恐天上人間。亦無此極樂世界也。吾嘗謂。議論家一句言。實行家須百年。議論家一枚紙。實行家勞至死。無論何等重大艱辛之問題。一入於議論家之口。與筆。則化千鈞爲一髮。變虎狼爲鼯鼠。筆底作賈生痛哭。眼中仍釋迦微笑。故大地

悲歌半是嗚呼之派。而江湖沈醉。依然懷葛之民。觀其以歐。乘而攬。亞鉛何妨持筆鎗。以張墨砲。既得美名。復鮮實禍。便宜之事。孰過於此。故今日革命家之言曰。革命之時日。不必甚長。一方扶義。萬里響應。合謀分舉。指顧而定。見民報駁新民報論中果如彼說。則革命之事。直同拉朽摧枯。無須費絲毫氣力。使世界有此容易事。吾亦早爲南面王也。吾不知爲此言者。亦曾計及其艱難利害否耶。何言之易而若此乎。獨是吾之爲彼幸者。天乃生一「字長忱」之象。留爲今日昌言革命之地。任作山膏。不懼蕭斧。然隔山打虎。十里罵官。口舌之目的。雖達。亦足爲漢種羞也。

甲曰 吾聞之言論者。事實之母也。天下事不有言論。安得事實。吾子之言。得勿過乎。

乙曰 十年以前。可以言革命。至今日。不可以言革命。

甲曰 何以故。

乙曰 十年以前。人不知革命爲何物。故可以言革命。至今日。人已知之者。

非深明大勢者不能  
有此等識  
見顧主張  
革命者各  
書一題以  
置之座右  
就眼前指  
點

甲曰  
乙曰

多故不可以言革命。

不言革命。人將忘之。奈何。

諸葛高臥隆中。三分已定。可見天下事。總宜審明。時與勢。而後知大局之所在。有下手之方針。如漢滿兄弟也。雖有不世之仇。已處同舟之患。數年來。彼既知振作以圖強。我何妨因敗以成功。此不可革命者。理也。東西列強滅國之手段。較之滿政府。已有天淵之別。近者張牙露爪。勝於曩日。環伺吾旁。惟恐中國之無事。以江西教案之微。尚欲駛兵輸入鄱陽湖。以逞其兇鋒。設一旦革命軍起。戰禍連年。吾恐鷸蚌之爭。未已。而中原要隘。已爲列強屯兵之地。至此則國必亡。而不可復救。言念及此。毛爲之悚。此不可革命者。又勢也。中國上自漢高下迄洪秀全。此數千年中。無日不可以自由革命。蓋以同室操戈。無庸外顧。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卽或不幸。如項王之授首。韓趙之殲。而漢人失鹿。漢人得之。只自怨乎天命之不歸。而金甌無缺。萬不至貽後人永世牛馬之累。使生於此時。帝王思想。可以任人之好。自

爲之有鯨布爲帝之志也。可有陳嬰封侯之志也。亦無不可。今則羣虎外來。皆欲一割。苟兄弟鬩牆。鹿尙不知死於誰手。外人已有喧賓奪主之勢。況以近日軍械之發明。徒手自不能與砲彈爲敵。拿翁曰。自火器盛行。世界難於革命矣。觀此則今日不能革命者。又時爲之也。由是以論革命之主義。既爲時勢所不容。又何必日留此嘵嘵之言。以徒亂人意也。

甲曰 果如尊論。中國似不必言革命也。奈滿政府之腐敗日甚。不知振作何

乙曰 今日熱心之士。皆知滿人之不善。而不知漢人之不善。有勝於滿人十倍者。遠者不必徵。卽以近數年來之所見。革命者漢人。以革命害革命者亦漢人。終而至於殺革命者亦漢人。引鬼入室。通奸誤國。鮮廉寡恥之行。傍虎作威之事。無不是漢人爲之於滿人無與也。近者國勢之危迫不絕如縷。白禍西來。震驚陵寢。吾儕漢人類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然言之諛諛者。漢人聽之藐藐者。亦漢人。卽內而台閣

此等議論所  
爲今日快  
極見言漢  
淋瀝此我  
有物說而  
不汗此非  
背者真夾  
人類也非

此非刻薄  
之語然其  
卑賤情形  
其罪尙有  
不止於此  
者凡與此  
輩有交涉  
者當能知

之臣外而親民之吏漢人已居其十之六七滿人只居其十之二三使漢人稍有人心當去其私詐之習而力求補救之術天下事未嘗不可以反風以滅火國敗以爲功也不意政府尙有意圖強而漢人則甘心作賊借新政新學之美名以爲彼陞官發財之妙計以致泰東西之良法美意一入於漢人之手則支節橫生幾成稗政豈新法新政之不善哉亦由於漢人之喪盡天良有以致之也此外則如士如商如工如農無不各具有一種亡國性質不可以情遣不可以理解傷心慘目莫此爲甚此外則如洋人執事之奴歸化他國之民見碧眼黃髯則奴其皮而婢其骨其一番搖尾乞憐對鬼唱諾之醜態不難獻身而作龍陽之供一自與同種相遇則磨牙吮血欲死復活儼若有九世不可解之仇者然此等齷齪無恥之輩非滿人也乃漢人也名爲黃漢子孫實則天下賤種吾以爲中國不欲革命則已如欲革命宜先將此輩斬盡殺絕刮洗其心肝灰燼其骨髓使其臭魄污魂永沈埋於三十六層阿鼻地獄而無再世謬種流傳之患然後

中國可以少蘇。若僅歸咎於滿人之不善。又豈公見之論哉。又豈公見之論哉。

甲曰 果如尊論。中國此後可無用革命也。

乙曰 是不然。中國仍宜革命。

甲曰 既言不可革命。而又言革命何也。

乙曰 吾之所謂革命者。非種族的革命。乃人心的革命也。此理當別著一書以明之。非數言所能盡也。

甲曰 何以謂之人心革命。

乙曰 中國幾千年來之亡國。皆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皆亡於無恥。故今日欲救國者。當以人心革命爲始。中國人數號稱四百餘兆。使十分之一有恥。而中國強萬分之一。有恥。而中國王使人人皆有恥。則天可翻地。可折海。可枯石。可爛世界。無不可爲之事。區區革命之事。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

甲曰 革命之論。聞亦多矣。未有如此之痛切指陳也。故濡筆記之。以爲世



之言革命者告焉而熱誠之士從此可知所宗矣。

達真看完此篇閉目冥想了一會心中忽爾怒潮憂潮懼潮狂潮喜潮一時雜  
遡而至如蛛絲之絡繹如海波之濺洄縱橫九萬里上下數千年幾覺自少至  
壯之所見所聞所傳聞所主張皆一知半解激於外界而有一層魔障蒙蔽其  
中至此則一片清虛之光直從靈台盤旋而上普照一切根塵妄念而入正覺  
之路靜與天語未見黃埃乃廢然而歎曰數年來激刺於外物發爲狂熱終日  
昏昏如墮五里霧中以物相而爲我相以蘊塵而爲智識幸而在山之雲未變  
雷雨使早日乘長風破萬里浪則誤國誤蒼生而兼以自誤其害尙忍言哉又  
幸而得沁仁兄一番指點嬉笑怒罵無非暮鼓一棒三喝直指本心吾今而後  
乃知所宗矣至此則喜而不寐坐以待旦將有六句鐘時候見沁仁已經起來  
一見達真大驚道難道你昨夜未曾睡麼達真道與足下三日譚又貽我以奇  
書令我滌淨塵污復見光明真真連睡覺都忘記了古語云與君一夕談勝我  
十年讀今而後乃知君之神也沁仁道神則吾豈敢當之我嘗有句云  
大道在人間習焉渺不察熱心可燒天狂言難救國諸葛大略觀三分早籌

策景略捫虱譚大勢皎如月豪傑貴審時勿使筆爲血賈哭與阮狂終非明者達尋向源頭去萬化在機括提劍上崑崙此意誰能識

達真道察察察察數言可以觀君之志更有請者人心如斯世道如斯國家之危亡又如斯革命既不可行於今日而立憲之議其不容緩乎沁仁道立憲雖爲要政終屬治標之法傷寒不能用補絺葛豈宜於冬神而明之自存乎其人斟酌盈虛亦言之非易然空山無人惟餘水流花放眼橫千里但見沙漲塵飛言念及此未免爲前途增歎歎耳達真道立憲既屬治標敢問治本之法沁人道孟子千言萬語其歸本在正人心今日乃人慾橫流時代較之孟子時相去又不啻千萬王陽明先生之言曰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備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拚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

革命既不可行。立憲亦非易立。然則中國無前途。試問無四萬萬同胞。甘爲外人之奴。悲哉。否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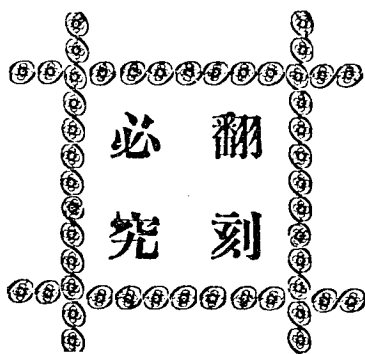
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觀陽明此言。可謂沉痛悲烈之至。試問今日上而公卿。下而士庶。能免此弊者。曾有幾人。中國安得不危。故欲救今日之中國。當以此爲第一著。使人心能挽回得一分。則中國自強得一分。分明如吾兄。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達真道正人心。乃綱領之道。敢再問其條目。沁仁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歸本則在修身。故欲今日之社會。又當從個人之心理始。集個人則爲社會。集社會則成國家。使人人皆能發揮光大其個人之心理。不惟可以雄長乎東亞。卽執九州之牛耳。當亦非異人任也。雖然。人心死久。其骨已寒。非有雷霆萬鈎之手段。終不能起沈疴而振廢疾。是在於吾黨吾子勉之哉。達真聽罷此語。直覺一道光明。普照於諸天世界。一芥須彌。現出華麗樓臺。乃長歌鄭所南之詩曰。心勸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回頭向沁仁肅然一揖道。聞君木鐸。醒我塵夢。自今以往。請從事於救心一語。他日四萬萬人相見於無欲之天。中國其庶幾乎。然亦未嘗非吾子之賜也。言罷乃告辭而去。

王陽明先生有詩曰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聞。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嶺。嚙。然。遺。下。塊。  
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匪。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卽。吁。怪。  
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丙午年菊月初版發行



傷心人語

每部定價大洋三角半  
 每部定價大洋三角半

著述者

湘西 夢芸生

批評者

粵南 鍊山氏

發行者

警世書會

寄售處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  
 上海各大書坊

#82  
442042

82

442

42